

許廩父著

一四集

民國通俗叢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七冊

(43)

倍通

通倍
倍通

PD

自序

民國通俗演義，一至三集，吾友蔡子東藩所著，蔡子嗜報紙有恆性，蒐集既富，編著乃詳，益以文筆之整飭，結構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學演義，出版後不脛而走遍天下。會文堂主人以蔡作斷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無續，乃商之於余，屬繼撰四五兩集，自民九李純自殺案始，迄民十七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為止，凡四十回爲一集，每集都三十萬言，余無似年來奔走軍政界，謀升斗之食，筆政久荒，俗塵滿腹，而資料之採集，又極煩苦，率爾撰述，勉以報命，甯貽笑於大方，恐取譴於狗尾，蔡子聞之，得毋哂其譎爾？民國十八年五月東越許厝父。

第一百五十五回	識巧計劉湘告大捷	設陰謀孫督出奇兵	一〇一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廈門賊楊敗北	進仙霞萬姓哀鳴	一〇二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賄託倒戈賣省	結去思辭職安民	一〇二八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紀律浙民遭劫	異變化盧督下台	一〇三七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陽圍結西南	孫中山宣言北伐	一〇四五
第一百六十回	籌軍餉恢復捐官法	結內應端賴美人兵	一〇五六

耳邊風，并不十分理會。他那方寸之間，兀自鬱鬱不樂的，不曉要怎樣纔好。這時，衙門中人和他家中幾位姨太太，見大帥如此煩惱，也都懷鬼胎兒似的，誰也不敢像平時般開心取樂，只弄得衙門內外，威儀嚴肅，寂靜無聲起來。

豈知天人有感應之理，人的念頭，往往和天的施行，互相聯合。那李純心有感觸，對人便說點厭世自殺的話頭兒，列公請想，民國以來，只有殘民自肥的軍閥，豈有因公自刎的長官，萬一真有其人，不但開民國史的新記錄，也且替各省軍政長官，保存一點顏面，管他死得值與不值，該與不該，誰還忍心批評他的，是非得失呢？（此言言之然）

而這到底還是不易碰到的事情，李純雖賢，究竟未必有此愛國愛名的熱忱，作者立誓不打一句詭言。原來李純之死的確確，有一重秘密的黑幕在內。雖然李純因有自刎的謠傳，得了一個身後的盛名，但是大丈夫來要清去要白，像李純這等冤死，反加以自刎之名，究竟還是生死不明，地下有知，恐也未必能發瞑目咧。

按本書上回臨了，說李純自殺，原有許多物議，須待調查明白云云。如今在下却已替他調查得有點頭緒，那些外面揣測之詞，不止一種，實在都屬無稽之談，至於真正斃命原因，仍舊逃不出上回所說一妻妾曖昧之情，齊幫辦不能無嫌，這兩句話。（按歷上回）列公靜坐，且聽在下道來。

上文不是說過李純因心中煩惱，常有厭世之談，他既如此牢騷，別人怎敢歡樂，只有齊幫辦變元，因是李純信用之人，又且全省兵權在彼掌握，在情勢上，李純也不得不尊重他幾分。那時大家都在恐怖時代，有那李純身邊的親近幕僚，大夥兒對齊變元說道：「巡師臺時憂國，一片牢愁，萬一政躬有些遠和，又是江蘇三千萬人的晦氣，大帥是執性之人，我們人微言輕，勸說無效，幫辦和大帥交誼最深，何不勸解一言，以廣大帥之意，不但我們衆人都感激幫辦，就是公館中幾位太太們，也要歌詠大德咧。」齊變元聽了，也自覺此事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於是拍拍胸脯，大聲道：「諸公莫憂，此事全在變元身上，包管不出半天，還你一個歡天喜地的大帥。」（當爲第一語曰：包管不出半天，還你一個歡天喜地的大帥。）

諸位等着聽信罷！變元說了這話，欣然來見李純，李純因是變元，少不得裝點歡

上房走去，想到他最心愛的大姨太春風那邊去大便。從此大得方便矣。誰知他命該告終，經過三姨太秋月房間時，猛然一陣笑聲，從秋月房中出來，趁着那微風吹送，透入李純耳鼓，十分清澈明白。李純不覺大動疑心，連肚子中欲下猶含的一大泡大便，也縮回腸中。悲甚。竟忘了自己作什麼進來了。於是躡着手腳，索性走近秋月房門口，靠着門縫兒裏，向內一瞧。果不其然，他那三姨太春風太擁着一個男子，廝親廝熱的，正得趣呢。李純這一氣，纔是非同小可，難為他急中有智，猛記得秋月的房，有一道後門，平時總不上門的，不如繞道那門進去，看這奸夫淫婦，望那裏逃。心中如此想，兩只腳，便不知不覺的繞到後門，輕輕一推，果然沒有門着。李純一脚跨了進去，却不料門口還蹲着一個什麼東西，黑暗頭裏，把李純絆了一下，一個狗吃屎，跌倒在地。這一來，不打緊，把裏面一對癡男怨女，驚得直跳起來，異口同聲的喚道：「李媽，李媽！」原來李媽正是秋月派在門口望風的人，方才絆李純一交的，便是這個東西。他因望風不着，得便打個盹兒。此之謂含冤有事。做夢也想不到這位李大帥，會在他打盹頭裏，跑了進來。恰巧又壓在自己身上，一時還爬不起來。比及秋月趕過來看時，才見李純和李媽滾在一處，兀自喘吁吁地罵人。秋月驚慌之際，趕着扶起李純，李純也不打話，順手把他打了兩個耳光，又怕奸夫逃走，疾忙趕到前面，才見那男子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一手提拔信任極專的一個姓韓的副官。說時遲，那時快，韓副官正在拔開門門，想從前門溜去，後面李純已經趕上，大喝一聲：「混帳小子，望那……」說到這個那字，同時但聽碎的一聲，可憐堂堂一位李巡閱使，已挾了一股冤氣，并縮住未下的一團大便，奔向鬼門關上去了。孽孽成惡，妙不可言。李純既死，這韓副官和秋月倆，只有預備三十六着的第一着兒，正商着捲點細軟金珠，還要打發那望風打盹的老媽子。韓副官的意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送他一彈，也着他去伺候伺候大帥，倒是秋月不忍，還想和他約法三章，大家合作一下。韓副官急道：「斬草不除根，日後終要受累，我們行兵打仗，殺人如草芥，一個老婆子，值得什麼，不如殺了乾淨。」

那說此公。說着，更不容秋月說話，又是砰砰的兩鎗。這一來，才把一場滔天大禍，算闔定了。

當下大衆聽了齊幫辦宣布的遺囑，有深信不疑的，有心領神會的，間有少數懷疑的人，見齊幫辦和幾位軍界領袖，都十分相信，他們又怎敢不信。下二致字句中有眼。於是又請三姨太太說明經過情形。盡在如此如此中，那三姨太太是蘇州妓院出身，嬌聲曼氣，帶泪含悲的，說是大帥進來大便，何嘗大便簡直未便。大便過後，坐在奴的牀上，忽然朝奴滴下泪來，奴是再三再四的問他，誰知大帥一味傷心，總不說話，倒把奴急的沒法安慰，奴想去報告太太哩，大帥又說不許奴去，奴還有什麼法子呢？連用幾個奴字，真有嬌聲曼氣的一種肉麻相，可謂繪聲繪影之筆。只眼睜睜瞧着大帥，大帥忽然命奴拿出紙筆，寫了這麼一大篇，奴又不認得字，知道他寫的什麼呢？奴又不敢問他，只坐在一邊悶想。如今奴想起來，奴可明白了，原來大帥爲要寫這東西，怕別的姊妹們，都是讀書識字的，怎能由他舒舒齊齊的寫呢？可不尋到奴這不識字的地方來了。一衆人聽了，都點點頭，惟有齊幫辦更擺頭晃腦子的，表示讚許之意。正是：

山木自寇，象齒焚身，恫哉李督！死不分明。

不知三姨太太還有什麼宣布，却聽下回分解。

李督頭腦較清於其他軍閥，所行各事，亦未必十分貪橫，乃慘遭橫死，死尚被誣，此有心人所爲長太息也。然任兵不祥，不戢自焚，民國以來，曷有軍閥而得好結果者？與其害國殃民，遺臭千古，尚不若死於風流之爲愈。人悲李督之遇，吾則謂同一不終，此尚差勝。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真開心幫辦扶正 假護法軍府倒楣

却說三姨太太秋月，又對衆人說道：「大帥寫完了字，奴又到後面解手去了。一個爲大便而死，一個只小解這終，相映。」

成。誰知道他會走這條絕路兒呢！當時奴只聽得李媽叫一聲，大帥要不好了，奴本是提心吊膽的，一聽這話，倒把奴急得手都解不出來了，正待問哩，就聽大帥罵了一聲，蠢東西，誰要你管。同時就聽得砰的響了一聲，已經把奴唬得膽都碎了。奴可來不及蓋馬子兒，拉了褲，就趕去看時，不道李媽已經躺在地下，奴只叫得一聲啊呀，險些把褲子都吊下地來。才定了定神，啊，奴的天哪！誰道大帥更不待慢，立刻又把槍機一板，他他就阿唷！阿唷！奴回想起來，真個說都不敢說下去了。一說到這裏，三姨太太趕着，偏緊了喉嚨，一個倒栽蔥，跌在李純身上，哀哀大哭起來，還說：「早晚得大帥這等很心，奴是抵拚給你打死，老早請了太太過來了，奴也不致吃這等大驚慌了。」衆人聽了，料道沒有什麼可疑的了，也不便多嘴多舌的，於是山齊幫辦宣布人死不可復生。大帥身繫東南安危，我們該趕緊商量維持後事，電告中央，派員接替。注重在，然後商量辦理喪事。此言一出，衆人一哄退出，齊到西花廳開起善後會議來。對於李純自刎一案，至此却先告一段落，綜計自韓副官行凶，至齊幫辦設計衆人共聽遺囑為止，前後不過四五個鐘頭，却也辦得細密周到，無懈可擊。贊美一筆更妙。列公請想這齊幫辦的手腕，可利害不利害呢？

李純死後，經全體幕僚和軍界同袍，并家屬代表，大開善後會議。到了次日，午後，便是民國九年十月十二日，省長以下各官，和省議會的議長議員，地方士紳，不下數百人，得了信息，陸續督署探問，當由齊幫辦會同何參謀長齊省長暨家屬人等，共同發表李純遺書，并電報等，共計五件，茲爲照錄於下：

(一) 致齊省長耀琳齊幫辦贊元

純爲病魔所迫，苦不堪言，兩月以來，不能理事，貽誤良多，負疚曷極。求愈無期，請假不准，臥視誤大局，誤蘇省，恨已恨天，徒喚奈何。一生英名，爲此病魔失盡。時有疑李督患梅毒，不能治癒，痛苦萬狀，而出於自殺者，即從遺書中屢言病覺推想出來，其實於情理不合。尤爲恨事，以天良論，情非得已，終實愧對人民，不得已以身謝國家，謝蘇人，感後世指爲

誤國亡身罪人，問天長，求心安。至一生為軍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後人公評。事出甘心，故留此書，以免誤會，而作紀念耳。李純遺書，九年十月十日。

(二) 致全國各界

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殺純一身，愛國愛民，素願皆空。求同胞勿事權利，救我將亡國家。純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純留別，十月十一日。

(三) 關於身後的希望

純今死矣，求死而死，死何足怨。但有三種大事，應得預先聲敘明白：(一) 代江浙兩省人民，叩求盧督軍子嘉大哥維持蘇浙兩省治安，泉下感恩。(二) 代蘇省人民，叩求齊省長，望以地方公安為重，候新任王省長到時，再行卸職。(三) 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一職，並未受命，叩請中央另簡賢能，以免遺誤。(四) 江蘇督軍職務，以齊幫辦暨元代理，懇候中央特簡實授，以維全省軍務，而保地方治安。叩請齊省長齊幫辦及全體軍政兩界周知。李純叩。十月十一日。

(四) 致齊幫辦及皖張督軍

新安武軍歸皖，督張文生管轄，其餉項照章運向部領，如十月十一日恐領不及，由本署軍需課，代借撥二十萬元接濟，以維軍心，而安地方。關於皖省，可告無罪。此致皖張督軍、蘇齊幫辦查照辦理。十月十一日。

(五) 處分家事遺囑致伊弟李桂山中將

桂山二弟手足，兄為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誤國誤民，心實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謝國人，以免英名喪盡，而留後人紀念。茲有數言，揮淚相囑：(一) 兄為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始終如一，祖遺財產及兄一生所得薪金，並實業經營所得，不過二百數十萬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吳賑，以減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永久

基本金，以作紀念。其餘半數，作為嫂弟合家養活之費。錢不可多留，須給後人造福。(二)大嫂賢德，望弟優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給養活費，歸娘家終養。(四)小妾四人，每人給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損兄英名。(五)所有家內一切，均屬弟妥為管理，郭桐軒為人忠厚，託管一切，決不誤事。(六)愛身為主，持家須有條理，尤宜簡樸，切囑切囑，兄純揮淚留別。九年十月九日。

列公看了這幾封遺書，須要明白，李純死後，韓副官一人一手，怎麼作得出如此長篇文章，當然這都是一班有關係的大人先生，稟承齊幫辦意旨，在事後編撰出來的，這是無庸疑議的了。再則其中還有許多說話，或和昨夜變元所說不同，或竟為變元所未曾道及，那也是斟酌情形，臨時增改而成，本來難逃明眼人的洞鑒。入前入前，只有一樁，不能不替他下一個注腳，原來李純的三省巡閱本是自己向中央要索而得，後因江西督軍陳光遠，有「甯隸鄂省，不附李純」的宣言，皖省張文生，也有反抗李純的表示，因此遲遲疑疑，未敢就職，而且也是李純滿口厭世的主要原因。現在李純既死，論資格物望，和軍隊實力，除了齊幫辦，無第二人。變元當李純初死之時，就對衆宣稱：「李帥委他暫攝巡督兩篆，并有電懇中央予以實授」的說話，但這是他一時的野心，想由師長幫辦的銜頭，一躍而為督軍兼巡閱，真可謂志大言誇，而不顧利害的蠢主意。貪多嚼勿爛

豈知李純死耗發表之後，變元雖持李純遺言為升官的利器，而外面空氣，却十分緊張，不但把李純遺囑置之不理，并且還想趁此機會，要求廢督，東也開會，西也集議，紛紛攘攘，電請中央，大有不達目的不休之勢。只這半天工夫，就接得許多不好的消息，齊變元志在進取，已非朝夕，自然處處周備，着着設防。各方面消息，都是非常靈速，一邊稍有風聲，他這裏也早得了報告。這時外面情形，尤其在他特別注意之中，更加多派偵探，四處八方的秘密探訪，所以一到午前，就得了許多報告。變元這才曉得出位之思，過分之望，是靠不住的。全國野心家讀者這才趕緊設法，先把遺囑中代理巡閱一事，一筆勾銷，却專從督軍入手，待到根深蒂固，脚步站穩，然後再作進一步的

計畫，這是他心中的盤算，至於對外一方面，自己先實行代提軍篆，並為見好鄰封起見，趕緊把新安武軍的軍餉，儘先借撥，同時怕同事中尚有不順，趁着李純治喪機會，施出全付拉攏手腕，和他們聯絡得如兄如弟，莫逆異常。

這時江蘇共有七鎮守使，論資格，也有比變元更老的，但變元新和直派聯絡，得了幫辦位置，又加了上將銜，老實說一句，分明就是一個副督軍，正死副職，自是正理，而且近水樓臺，措置早妥，別人未必弄得過他。加以中央接到電報，已準李純遺言，復電令變元代理督軍，有此許多原因，同時變元又卑詞甘言，轉相俯就，大家也就沒有法子，只好忍着一口氣，管他一聲齊督軍罷了。變元得此機會，中心訴悅，不言可知。所不安者，只怕自己毛羽未豐，中央不肯實授，却不知中央對於此事，亦正煞費躊躇，當時為安靖地方，維持秩序起見，雖已電令變元代理督軍，同時蘇人爭請廢督，甚囂塵上，這等人民意思，原不在政府心目之中，所最難的，倒是一般有蘇督希望的人，好似琴犬爭骨，因而而起。十年省政易人，未有不生騷擾者，中央威信失墜，此亦一大原因。

有主張靳總理雲鵬南下督蘇，仍兼三省巡閱，而以周士樸組閣，無奈老靳本人，並不十分願意，此時全國軍政大權，非曹即張，總統不過伴食而已，還是雲鵬因和雙方有親戚關係，曹張都給還一點面子，他說要做別人，果然不能侵奪，他如不願別人，自更不能勉強。於是舍而求次，則有王士珍、王占元、吳佩孚、陳光遠等，論資格以王士珍為最老，論實力以吳佩孚為最盛，占元、光遠各有地盤，亦非志在必得。王士珍老成穩健，不肯再居爐火，做人傀儡，所以數人之中，仍以吳佩孚一人最為有望。可巧吳佩孚此時正因奉張氣餒日盛，心不能平，且自皖直開戰，直方竭全力以相撲，奉軍不過調遣偏師，遙為聲援，而所得軍實，反比直方為多，尤其使他憤恨，這還關於公事方面，最令佩孚難堪的，因前在保定會議，佩孚自恃資格才力，足以代表曹、張，侃侃爭論，旁若無人，張作霖幾乎為他奪任，因仿着三國演義袁術叱關羽的樣兒，說他「人微言輕，不配多講」，佩孚心高氣傲，那裏耐得這等惡氣，總因自己的主帥曹、張正在覬覦和他交歡時候，不得不作投鼠忌器之想，暫把一口惡氣硬硬的嚥了下去。但是這等怨毒，深印心骨，再也無法消滅。

戰事，總因權利意識而起。

所以直皖戰後，他就着着布置，作直奉戰爭的預備。此番蘇督缺出，明知齊燮元蓄志圖謀，決不肯拱手讓人，好在他十分知趣，自代理督軍令下，即暗中派人，刻意交驩曹吳佩孚，一想，彼既降心相從，也落得收他作個東南勝臂，因此索性做個好人，反替齊燮元竭力保薦。於是齊燮元蘇督一席，才算完全到手，而蘇省地域，也從此正式隸入直派。後來北方多少風雲，每與蘇浙戰事相間而生，互有關繫，實也濫觴於此呢。如今將陸軍部呈復總統，對於李純的撫卹辦法，錄在下面：

爲英威上將軍在任身故，遵令議卹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奉大總統令開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勳一位陸軍上將軍李純，奠定東南勳績夙著，比年邦家多難，該巡閱使坐鎮江表，才略昭宣，率流蒞治，而於和平統一之大計，尤能多方贊助，悉力籌維。幹國匡時，聲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劇，屢電請假調理，祇以時事艱難，東南大局，賴其主持，諭令在署醫治，力疾視事，方冀調攝就痊，長資倚畀，乃本日據齊燮元電呈，該巡閱使兩月以來，臥病奄奄，每以時局糾紛，統一未成，平時述及，聲淚俱下，近更哀憂愧恨，神經時復錯亂。本月十二日，忽於臥室用手槍自擊，傷及右脅乳下，不及療治，登時出缺，手寫遺書，縷述愛國愛民素願，莫酬，不得已以身謝國，惓惓於蘇省之治安，國家之統一，籌慮周密，語不及私。一披覽之餘，曷勝震悼。該故巡閱使年力未衰，猷爲正遠，乃以焦憂大局，報國捐軀，枉失長城，實爲國家痛惜。着派齊耀琳即日前往致祭，給予治喪葬費一萬元，所有該故使身後事宜，着齊燮元齊耀琳督飭所屬妥爲辦理。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一體照料，生平政績，宣付國史立傳，並候特製碑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結。仍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用示篤念勳勞之至意。此令等因。奉此，查本部歷辦成案，凡遇勳績夙著，在職身故之員，均查照陸軍平時卹賞暫行簡章，分別給卹。此次英威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江蘇督軍李純，爲國捐軀，業經奉令給與各項卹典，在案。擬請從優依卹章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按卹賞表第二號陸軍上將因公殞命例，給予一次卹金七百元，遺族年撫金四百五十元，以三年

爲止用彰蓋績。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覆伏乞 鑒核施行。謹呈

呈文上去，當於九月二十八日奉批：

呈悉。准如所擬給卹。此令。

蘇事至此暫且擱起，先談西南方面的事情。若官們總該記得，中央因求南北統一，曾派李純爲議和總代表，雖然曠日持久，毫無成績，不過李純爲人，頗有長厚之名，對於南北兩方，都還能夠接近，有這麼一個緩衝人物，又巧處在南北之中，一般人心理上，總還覺得南北有些微可和的希望。再則南北如此久持，既非國家之福，究竟當軸方面，也覺不甚相宜。雙方面子上，儘是說的官話，暗地裏誰不願對方稍肯讓價，這注統一國家的大生意，民國十年來全做的做本生意。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兩方和議，儘管不成，而李純之見重於雙方，却是不可掩的事實。如今李純既死，失了和議中心，南北政府，都覺從此更難接近，未免互存可惜之意，這倒是李純死後的一種真實風光呢。

却說西南政府自兩李內變，滇桂失和，軍政府的內幕，也和北方政府一般，但具虛名，毫無實際。軍政府總裁岑春煊，雖有整頓之心，無奈權不在手，亦只有鎮日躲在大沙頭的農林試驗場中，做他命令不出府門的總裁。得了空，向一班幕僚們發幾句牢騷話兒罷了。可憐。至於莫督方面，從廣惠鎮守使接陳炳焜的督軍，又用毫無作爲，百事不知的粵海道尹張錦芳護理廣東省長，表面是軍分民治，實在省長不過是督軍一個二三等屬吏，除了用幾個祕書科長，委幾個普通縣缺之外，就是些小事情，不經督軍許可，是一點不能發生效力的。好在張錦芳本人，原係出身綠林，充當書記，因他爲人隨和，好說話，給人聽得可憐兒的，更湊着自己運氣，由連營長而縣知事，而道尹，如今索性做了一省長官，也算得心滿意足，所謂始願不反此，今及此，豈非天乎？這兩句古書，大可移贈這位張省長咧。他既如此知足，又承莫督提拔之恩，自然唯唯諾諾，奉命惟謹。在任一年，倒也相安無事。是一個會做生

意的人。

誰知這時却有一人，磨拳擦掌的，要過一過廣東省長癮頭，這人非他，便是現任財政廳長楊永泰，字德卿的。論廣東現時官吏，出息頂好的，自推財政廳長，因為省中正在整頓市政，開闢馬路，這市政督會辦，照例是由財政警察兩廳長兼辦的。楊永泰以一個毫無勢力的舊國會議員，因交歡莫督，得其寵信，才給他做這財政廳長，本來大可躊躇滿志，得過且過，只因永泰為人精明強幹，是個心細才大之人，覺得區區財市兩部分事情，未能展其驥足，於是竭力拉攏沈鴻英劉志陸劉達慶林虎等一班將官，求他們向莫督說項，給他實授廣東省長。也會做生，可惜運氣不好。莫督倒也無可不可，但廣西陸榮廷方面，却因永泰是有名政客，又為政學會中堅人物，這政學會在廣，却似安福俱樂部的在北方一般，受人指摘，為各方所不滿，所以永泰的省長夢，幾乎被老陸一言打破，幸而莫督對他感情頗佳，又代他到軍政府請出岑春煊替他講話。同時張錦芳也知永泰志在必成，自己萬萬不是對手，倒也乖乖的，自請退職，仍回粵海道原任。是一個會做生意的人。至此永泰的省長，才算做成功了。却不曉因此累及陸莫兩方，大傷情感，連到桂派內部，都發生裂痕起來。他們決裂原因，雖不專為此事，要以此事為原因之最大者，這也是無庸諱言的事情呢。

誰知楊永泰才大命窮，就職不到幾月，廣東省內又發生一樁大戰事，原來粵人特性，好動惡靜，喜新厭故，論這八個兒字，未嘗不是粵人爭雄商業，操持海上霸權的大原因。然施之政治，則往往弄得騷擾反覆，大局振動。可以作買賣發生，不能作官場生意。結果，還是粵人自己吃虧，粵人之自設政策。所以光復以還，粵省的戰事最多，幾乎每易一次長官，便有一次戰亂。長官年年調換，戰事也年年都有，總算莫榮新做得最長，地方上也勉勉強強的安靜了幾年。論榮新本人，委實算得一個廉潔自愛，惜民護商的好長官，可惜所用非人，利用他的忠厚，欺侮他的無識，種種劣蹟，書不勝書。榮新自己樸誠儉約，除了每月應支官俸之外，確實一文也沒有妄取。然而他的部屬，竟有發財至

幾千幾百萬的，這要從我們旁觀的說來。自然這批部下，對不住榮新，榮新又對不住廣東人，管他本人道德怎高，究竟又算得什麼兒哩。公論這等地方，都是無形中造成粵桂惡感的主因。因為這批人，什九是桂派人物，廣東人反只站在一邊，眼瞪瞪的受他們侵蝕欺凌，一句也不敢聲說，本來都是叫人難受的事情啊。總計榮新督粵五年，論維持地方，保護商業，其功固不可沒，而縱容部曲，橫行不法，其罪也自難道。公論再講作官這樁營生，幹的好是他分內事，弄得不好，可就對不起地方人民，而地方人民，也未必因其功而原其罪，於是探本窮源，都說以外省人治本省，人人存一個樂得作惡之心，政事焉有不壞為長治久安之計，非得粵人治粵，決乎不能收效。這等情態，差不多粵人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榮新手下一班蝦兵蟹將，兀自專欲妄為一點不肯斂迹，於是粵人治粵之聲浪，漸騰於社會，同時桂派防制粵人的手段，也越弄越嚴，雙方交惡，達於極度。於是桂粵之戰，乃一發不可遏止。桂人之自設政策，這時粵人之較有實力者，在省中是唐惠鎮守使李福林，警察廳長魏邦平，在外面的，只有一個援閩

總司令陳炯明，三人原無深交，只因桂派氣憤噴噴逼人，大有一網打盡之勢，於是以利害關係，自然而然的互相結合。陳炯明雖遠在漳州，既得二人聲援，消息靈通，膽氣十倍，且知滇桂分裂於前，桂派內闖於後，粵人治粵，聲浪又一天高似一天，認為時不可失，遂於九年六月中，毅然決然，利用真正粵軍的牌號，回師攻粵。此公本善授機正是

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粵桂如輔車，相攻何太急？

欲知戰事真相如何，却待下回分解。

西南政府以護法興師，宣言獨立，組織之始，非不正大堂皇，有聲有色，曾幾何時，而政府改組，真心為國之中山先生，竟被排擠以去，又繼而滇桂失和，軍府分離，更數月而桂系內部亦告分裂，卒之李誠內變，陳師反戈，護法無功，徒苦百姓，不亦大可以已哉！蓋天下事，惟以真正血忱，輔以熱心毅力，百折不回，始有成功之望。若稍存私利，競奪事權，徒襲美名，不察實際，與北方軍閥之移談統一，提倡和平有何分別？是故有皖直之交戰於北，便有桂粵之互闖於南，有安福之專欲橫行，便有政學之操縱。

不法，是真一邱之額。無庸軒輊其間。所可惜者，一個談法救國大題目，竟被此輩做得一場糞塗，不堪寓目耳。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榮新養癰遺患 陳炯明負義忘恩

却說陳炯明，字競存，廣東梅縣人也。前清時候，也是秀才出身，民國以來，以秀才而掌大兵，握軍篆，聲勢赫弈，焜耀一時者，北有吳子玉，南則陳競存，所以有南北兩個怪秀才之稱。原是一對好貨。這炯明在民國初元，也曾做過廣東都督，後來便給人驅逐下台，至莫榮新作粵督，他的參謀長郭椿森和炯明頗有交情，湊巧此時，又發生一件警衛軍的交涉，廣東原有八十營警衛軍，日朱慶瀾氏做省長時候，編制成立，向歸省長統轄，直至陳炯明督粵，以武力收為己有，因此粵人噴有煩言，說是往派收佔全粵兵權之表示。及莫督繼任，不願為己甚之舉，原擬將警衛軍設法改組，以平粵人之憤，正躊躇間，忽得間諜報稱，福建李厚基受中央密命，安福噓使，將聯絡浙軍，並保閩國綱，陳肇英等大舉攻粵，榮新得此消息，正擬派兵防禦，郭椿森便乘機替炯明進言，說他是一粵軍前輩，素有治軍之名，又且熟於閩粵交界情勢，不如派他做援閩總司令，乘李厚基未及發動之時，趕速進兵，既以貫徹護法事業，亦先發制人之計也。至炯明軍隊，本已散淨，現正有警衛軍不易處置的問題，索性就撥二十營歸他節制，又可以間執粵人之口，此正一舉三得之事，請督軍切勿猶疑，趕快辦理為妙。榮新聽他言之有理，又經椿森力保，炯明忠忱無他，於是決計委他為援閩總司令。

公文待發，又發生一個小小趣聞。原因炯明為人才幹有餘，心術難恃，伏下曹錕叛事。而且高自期許，不肯屈居人下。在先，因熱處省中，無事可為，一切皆頗潦草，比及閩事發生，榮新答應用他，他又為得步進步之計，要求榮新改用聘書，勿下委令。榮新胸无城府，任人頗專，對於這等地方，却視為細務末節，但願他肯效力，樂得給他一個

溫得膠膠一般，分拆不開。（溫者粵語言要好，猶蘇人所謂恩相好也。）軍署中人原有一個俱樂部，設在東堤探花酒樓一間大廳，志陸每到省城，也是天天前去，說是俱樂部，其實這班人辦公時間，還不及在俱樂部的時間更多。弄到後來，大家都以賭博冶游爲重，公務爲輕，卽有重要公事，往往不在署中辦理，反都尋到這個俱樂部中會議起來。如此荒唐不亡何待？榮新因省內宴安，地方平靜，也不去責備他們。此公其在彼也。

當炯明發難之前，炯明部下統領李炳榮，因小事被陳炯明當衆斥責，憤恨在心，此時他却先得知了炯明陰謀，便和參謀譚道南商議。道南勸道：「老陳雖然很惡，究竟兵力有限，況且他既疑忌我們，卽使打了勝仗，得了廣東，我們也是沾不着光的，不如乘此機會，和老莫聯絡聯絡。」炳榮甚以爲然，卽派道南督省，深夜到軍署求見參謀長傅吉士。吉士因事情緊急，連夜趕至東堤，和各軍首領相見。這時劉志陸正和老四擁在一處談心，吉士走近身去，笑道：「偉軍如此寫意，可知陳誠在吡吡虎視，伺機待發，聽說有卽日出兵的消息呢？你倒還有心思溫你老契，還是快快回去守你老家去罷。」偉軍是志陸的字，志陸聽了，呼的笑了一聲道：「吉士兄，真是書生之見，陳誠存也有腦子，也有思想，好好的漳州皇帝不做，倒要來潮梅送死，敢是活得不耐煩了。」吉士笑道：「話雖如此，你也別太得意了。」說着，把李炳榮派人告變的話，講說了。又道：「儘你兵強馬壯，勝過陳存，究竟事先隄防，是不得有錯的。」自是正論。志陸冷笑道：「理他的胡說呢？我們的軍隊，見過多少戰陣，還會上陳誠存的當麼？」吉士未嘗却有省署的政務廳長夏香孫，緩緩聽了過來，聽他們說到這裏，便點頭插嘴道：「劉鎮守使是豪氣勝人，傅參謀長是臨事謹慎，二公之言，俱有道理。若說陳存那人，我和他也曾共事，深知其人狡詐陰鷲，精明強幹。」陳氏確評。聽說他在軍中，每日裏和兵士們同甘共苦，躬親庶務，一天到晚，耳朵邊插着一枝鉛筆，好似工人頭兒，監督工程一般，跋來報往的，川流不息。這等精神，果然爲常人所難能，這種做派，又豈志小謙隘的人所能幾及？况他手下，還有……」自是正論，其知劉氏不惜何？說到這個「有」字，志陸已大不耐煩，抱着老四，臉假臉兒的，聞了一個香，口中說

凡事皆有定數，數之所定，人力難回。以桂軍之橫暴，能削盡粵人兵權，而獨留一陰險狡詐，不忠不義之陳炯明，且助以兵資以餉，因以養成尾大不掉之局，卒之覆亡於炯明之手，桂系不仁，應得此報，然以此而幾陷中山先生於危險之域，則又非識者所能預料。當引史公語曰：「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軍自戕 積金纍纍巡閱殃民

却說粵桂戰起，劉志陸逗留省垣，卓貴廷身死潮汕，不上幾天工夫，潮梅全部已入陳炯明掌握之中，雖說炯明善於用兵，善謀有素，不難一戰勝人，但劉志陸素有儒將之名，兩次屠龍戰績昭著，其才能勢力，又豈不能於事先下手為強，殲滅一個勢孤力弱的陳炯明？總因他恃勝而驕，把陳炯明不放在眼內，以致坐失時機，養癰貽患。及至炯明舉兵相向，猶復委情風月，貽誤戎機，終至粵軍勢熾，貴廷敗亡，而全省精華要害的潮梅地盤，竟這般輕輕易易的拱手讓人，這也是很可歎的。於是李魏內應，全省動搖，桂派勢力一蹶不振，從此西南方面，又另換一副局面。軍閥時代，起仆興替，無是非功罪可言，吾人演述至此，亦惟歸諸運數而已。就字言之。

潮梅既失，省中大震，榮新以下各軍事長官，相顧瞠目，始知陳炯明果非易與，追悔從前不該聽郭椿林之言，資寇以兵，釀成今日局面。痛憤之下，少不得調兵派將，分道防堵。其一林虎馬濟，由惠州出，三多祝取海陸豐為右翼，其二沈鴻英李根源，由惠州過河源，分紫金老隆兩道會攻潮州。看官莫講這等調度，表面上似乎沒甚道理，不知榮新對此，也正煞費一番苦心。民國以來，軍事長官，升得愈高，便愈難做人，往往如此。原來莫督在粵數年，地方感情，雖尚融洽，而廣西陸榮廷，因他事事專主，口無長官，心中著實不快。因馬濟年少英俊，派他到粵辦理兵工廠，其實想叫他乘機代莫榮新自顧年老，又不肯負老陸提繫之恩，現既意見參差，倒也情願及時下野，但對於馬濟繼任，却極端

反對。他的心目中，只有他親家沈鴻英，最爲相宜。而沈鴻英又爲陸氏所深惡，馬沈相持，互不爲下。其餘諸將，只有林虎李根源是無可無不可的。因此這番用兵，將林李二人，分助沈馬，免得沈馬，餉到了前方，忽生火併。這是苦心作用，究竟何益。這是他們歷史上的關係，趁暇替他們補記一言，以見桂派內訌之劇烈，與失敗之原由。

諸軍出發之後，左翼沈李兩方，已得河源，便擬分道進攻。陳炯明連吃敗仗，大爲驚惶，於是遣書省中李福林魏邦平，動以利害，責以約言。他倆因粵人勢力太孤，久懷疑忌。魏邦平此想。此屆炯明一敗，桂人排粵之心，更甚。莫督雖無野心，部下諸將，功高望重，而無可位置，那時他倆的地位，便有點岌岌可危了。二人儘作此想，一面道聽戰況，比及接到炯明來信，邦平便去找福林商議辦法。福林道：「桂軍內訌日甚，老頭子無法調融，失敗是意中之事，但恐敵有不能久持，一旦潰散，各軍還師省城，你我兵力有限，如何支撐呢？」邦平道：「我也這般想，要做就立刻動手，否則終始效忠，聽人支配。老頭子心術純正，或者未必更動你我。不說別的，單講此番我問他要求幾艘兵艦，他竟一口答應，完全派歸節制，雖有申葆藩再三勸止，說魏某一得兵船，馬上就會獨立，而老頭子竟不爲動，可見他信我甚深。」福林道。講到這等交誼，我們就要獨立，也不能委屈老頭子呢？」福林冷笑道：「老莫原算好人，那批莫有先生，久已嫉視我們，豈能長久相安？況且我的觀測，此番事平之後，老莫本人，或且未必能發久於其位，何況你我依我之見，趁各軍外出，省防空虛，更妙的省河兵艦，在你掌中，海軍老林是向來不管閑賬的，只要我去對他一說，請他嚴守中立，那時老莫無兵可調，無船可用，敵存攻於前，我們截於後，不怕那批莫有派，不束手就擒。古人道得好：『無毒不丈夫。』」又道：「先下手爲強，莫有派宰制粵省，罪惡貫盈，我們都是本省人，不將自己計，就替本省人立點功績，亦是應當的。」語雖狠毒，亦是實情。何必因老頭子一點小仁小義，誤却全粵大事呢？」原來廣西人說話，沒字讀音如莫，莫有者，沒有也。廣東人深恨桂人，把莫有派三字，代表桂派，又特製一個有字，即將有字中間，缺其兩點，作爲莫有二字。有派者，即莫有派也。這原是一種輕薄之意，後來大家傳說，竟把這個有字，成爲廣東

系自身着想只怕事後回思，也不免懊恨當時互爭意氣不顧大局的失策呢。

再說各軍退回之後，莫榮新只急得搓手頓足，連說糟了糟了，萬不料沈馬二人，誤事至此，我七十衰翁，行將就木，還有什麼希戀？只是這班人正在英年，將來失了這個地盤，看他們飄浮到什麼地方去！參謀長傅吉士在旁勸道：「事已如此，督軍儘抱怨人，也是無用。現在各軍齊集省垣，李印泉部屬最稱善戰，此次退下來時，紀律頗好，軍實無缺，可以調他守觀音山大本營，其餘各軍，速請林馬二公整理編配，同心作戰，危局尚可挽回，也未可定。」榮新搖頭道：「這等人還講得明白麼？我看大勢已去，我在粵五年，以民國官吏比較起來，不可謂不久，既無德政及民，何苦糜爛地方，不如早早讓賢，請嚴存麗堂等快來維持秩序罷。」此等輩竟與有天良，說時，軍府總裁岑春煊也緩步進來，榮新因把退讓之意說了，春煊生性強項，還打算背城一戰，經不得榮新退志已決，又苦勸春煊道：「老師春秋已高，正好和榮新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何苦再替這班不自愛的蠢奴作牛馬傀儡呢？」春煊原無實力，見榮新如此堅決，只得點頭道：「既然如此，我却還有一言，我們組織軍府，本以護法號召，法雖未復，最初和我們作對的皖派，現已推倒，上次李秀山提出和議，我本有心邊就，不料秀山一死，和議停頓，遷延至今，誤事不少。如今既要下野，不可不有一個交代，我想拍電中央，說明下野之意，請中央派員接事，一面將軍府文卷印信，費送北京，你看如何？」一語大觀如此，終焉可謂得勝。榮新知道春煊意思，不過爲敷衍面子起見，自然點頭樂從，一切照辦。於是春煊先回上海，榮新也派人和魏李接洽妥當，由北江出韶關，繞道江西，也到上海，作他的寓公生涯。

據聞榮新到滬以後，在麥根路租了一幢小洋樓，安頓家屬，日常生活之費，還得仰仗一班舊部接濟。後來魏邦平打廣西時，部下譚煥莫氏桂平老屋，邦平心下大爲抱歉，除申飭部下之外，還匯了五千塊錢給榮新，賠償他的損失。榮新得了這筆款項，好似出賣了一所房子，倒也藉以維持了幾年用度。從來督軍下場，要算此公最窮，也可憐。也因有此一節，所以榮新的名譽，還比普通擁財害民的軍閥差勝一籌，這倒也是一時的公論呢。

榮新既退，炯明入省，以廢督爲名，自任省長，又恐自己威望尚低，未能制服全省，對付北方，於是派員來滬，歡迎國民黨總理孫先生回粵，組織大元帥府，稍事休養，再行對桂用兵，驅除陸譚，這時炯明部下，回想出兵時，星家之言，他那「在內者勝」的「內」字，原指粵人而言，粵爲本省，正合內字之義，但怪當時大家總沒想到，事雖近於迷信，却也真覺可怪咧。這事且暫按下。

如今作者筆鋒兒，又要指向北方去也。這時正當九十年間，北方軍閥正在競爭權利的時候，乃忽然有李純的自刎，已覺駭人聽聞，不期相去數月，又有陝西督軍閻相文的自殺，尤爲出人意外。可謂無獨有偶先是陝督陳樹藩爲安福部下健將，皖系既倒，奉直代興，樹藩亦經政府命令褫職，而以閻相文繼任。相文自知實力不逮，樹藩深恐被樹藩搖搖，拜命之下，且喜且悲。經政府一再催促，只得帶了部下幾營人馬，前往接事。到了西安，樹藩果不受命，厲兵秣馬，出城迎敵。樹藩在陝數年，勢力深固，加之衆寡不侔，勞逸互異，相文如何能敵？支持連打了幾仗，損失甚多，只得電請政府，速派勁旅，前去救援。政府亦因樹藩不降，終爲西鄙大患，於是調遣大兵助戰。相持許久，樹藩力怯遁去，相文欣欣得意的進了省城。可見他的自殺，決非爲國爲民接了督篆，自己也搬進督署居住，不料時過半月，忽然又發生督軍自殺的奇聞。這天上午，部下將校齊集督署議事，相文平日頗有勤政之名，這天正是會議之期，大家等他出來主席，等了多時，不見出來，衆人都覺奇怪。問着裏邊聽差的，都道：「督軍不曉得爲甚，今天這般沈睡，向未起身，我們又不敢去驚動他，怎麼好呢？」衆人只得再耐心等着，直到日色過午，裏邊却不備飯，衆人都覺饑難當，有那脾氣強悍的，早等得光火起來，喊那相文的馬弁，厲聲責問。馬弁只得進去，請相文時，喊了幾聲，兀自聲息全無，情知有異，撩起帳子一瞧，不覺嚇得目瞪口呆，直聲大喊道：「督軍完了！」一語未畢，相文的家屬人等，一起趕入，大家向相文一看，只見他面色慘白，雙目緊閉，撫他的身體，已是冰冷，再一細看，脅下有鮮血淋漓流出，旁邊還放着一枝手鎗，再觀傷處，竟是一個小小的槍洞，才知他是受槍而死，但還不知他被害之故。大家哭着，把

他血漬揩淨，這才聽見表角兒上露出一角紙頭，抽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余本武人，以救國為職志，不以權利榮懷抱。此次奉命入陝，因陳督頑強抗命，戰禍頓起，殺傷甚多，疚心曷極。且見時局多艱，生民塗炭，身縮一省軍府，自愧無能補救，不如一死以謝天下。相文絕筆。

衆人見了，才知閻督早蓄自殺之志，却還追究不出他所以自殺的原因。因相文並非淡泊之人，此番新膺榮命，意氣自豪，正丈夫得意之秋，何以忽萌厭世之心？即據他遺囑看來，其中說話，也和他的行事多相矛盾。即使臨時發生為難情事，似也不致自殺地步。所以他的自殺，比之李純，更屬令人費解。實在奇怪。據著者所聞，內中却也含有曖昧性質，因相文有一愛妾，不曉和相文的什麼親人，有了不正行為，相文一時氣憤，出此下策。又想同是一死，何妨說得光明一點，於是又弄出這張遺囑，藉以遮羞而掩耳目。也有人說：「這張遺囑並非相文親作，也和李純一般，出於旁人代筆的。」以在下愚見，不管他遺囑的真假，總之他肯為廉恥而自殺，究不失為負氣之人，在此廉恥道喪的時代，這等人，又豈易多得嗎？

相文既死，中央命馮師長王祥代理督軍任務，王祥為直系健將，較之相文，相去何啻霄壤。這一來，不消說，直系勢力，更要擴張得多。同時虎踞洛陽的吳子玉，却又得了兩湖地盤，更有馳騁中原，澄清四海的奢願。原來王占元本一無賴之徒，在鄂七年，除督督閻錫山外，要算他在位最久的了。從來說官久必富，何況王占元是專驚侵剝不憚民怨的人，積聚之厚，更屬不可數計。我莫不解他們要許多錢作什麼用？非但鄂省人民，恨之切骨，甚至他所倚

為長城的部屬將校，以至全體士兵，也都積欠軍餉，怨聲載道。占元耳目甚長，信息很靈，也知自己犯了衆怒，恐怕中央加罪，那時部下既不用命，紳商羣起而攻，不但勢位難保，還恐多年體面，剝削淨盡，再四思維，只有聯絡實力領袖，互為聲援。既令軍民側目，又不怕政府見罪，論眼前勢力最大者，關外莫如張，北方惟有曹，為利便之計，聯張又不加交曹，好在天津會議，正在開幕，曹張二人均在天津，因亦不憚修阻，親自到津，加入議團，對張則贈送秋波，

對曹尤密切勾結。是見大才佩佩。又見曹錕部下惟吳子玉最是英雄，不啻曹之靈魂，於是對於子玉尤格外巴結，謁意逢迎。此番却上當了。三人之中，惟吳子玉眼光最遠，識見最高。况平日聽得人說王督如何貪酷，如何不法，心中早就瞧他不起。又且本人方有遠圖，未得根據武漢居天下之中，可以控制南北，震懾東西，本來暗暗盤算，想逐占元白代。所以吳王兩方，萬無聯結之可能。偏這古元昏天黑地，還當他是好朋友，用盡方法，和他拉攏。吳氏自然不肯和他破臉，見曹張二人都受他牢籠，自己也落得假作癡呆，佯示親善。這一來，把個王古元喜歡得無可不可，於是放大了膽子，跟着曹張一同入京。天天向總統和財部兩處聒噪，逼討欠餉六百萬。他這用意，一是為錢，一則表示自己威力，免得中央瞧他不起，也是一種先發制人之計。果不其然，政府給他逼得無法可施，只得勉強強挖肉補窟的，籌給三百萬元。古元方才欣欣得意的，出京回鄂。且機歡喜，未下是禍是福，正是：

爬得高，跌得重。心越狠，命越窮。人生不知足，得隴又望蜀。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

宋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莊子有言，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象有齒以焚其身，積聚者每受累，吾真不解今之武人，往往積資千萬而不覺，甚至死於財，敗於利者，踵趾相接，而莫肯借鑒前車，人責其貪，我則深嘆其拙矣。本回以吳始以王終，同為失敗之軍閥，一則向能得人原諒，一則全國欲殺得人原者，雖仇敵且為之扶助，至全國欲殺則雖擁厚財亦正不知命在何時耳。

第一百二十五回 趙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馳函勸吳

却說王古元威逼政府，得了欠餉三百萬元，欣然回鄂，他本是貪鄙之徒，得此鉅款，便把十分之七八，存入上海大連等處外國銀行，只拿出少數部分，撥給各軍。自取誠心。俗語說得好：『黑烏珠瞧見白銀子，』沒有不被吸引

是爲正面軍，以鄂軍圍爲先鋒隊，夏斗寅爲先鋒司令官。第二由平江攻通城爲右路，以第一混成旅集開鑫爲指揮。第三從潛縣進攻公安，松滋爲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長唐榮陽爲指揮，分派停當，浩浩蕩蕩，齊向鄂南進迫。

王占元得報大怒道：「趙英午」

字

安敢無禮！我誓必剿滅了他。」因他三路進取，也分三道抵禦，派孫傳

芳爲前敵總司令，兼中路司令，劉繼龍王都慶爲左右路司令，劉王二人本在前方，當催孫傳芳攜帶山野重砲，并機關槍隊及工程電信救護各隊，乘火車出發，至羊樓司指揮作戰。一面分電各方，說明趙恆惕起釁情形，請求援助。果然奉張直曹和各省同盟，均有電來，尤於相當時機，助兵助餉。直曹除囑洛陽吳子玉速派蕭耀南一師南下，加入作戰外，吳氏并大慷其慨的，聲電討湘，并有親自到鄂督師之表示。占元得報大喜，却慢開心，除趕發急電道謝外，並在署內西花廳爲吳氏預備行轅。占元恃此強援，膽氣愈豪，連催各路主將返守爲攻，大有滅此朝食之勢。報不料趙恆惕本是宿將，部下宋魯夏等將官也素負勇敢之名，况出師救鄂，名正言順，一路而來，商農各界皆饋食壺漿，慰勞軍隊，因此氣勢也自百倍。吳長而之軍閥聽者，至七月二十九日，開始向鄂軍攻擊，在羊樓司地方，與孫傳芳軍奮戰半天，那孫傳芳也是一員名將，從前王占元攻白狼時候，傳芳尙作營長，曾率所部，一日夜長跑二百餘里，破白狼數千之衆，出王占元於重圍，從此爲占元所信任，累加拔擢，今復委以方面專任，傳芳感激圖報，與夏斗寅之兵，死力相持。卒以後方布設未完，應援不至，退敗數里，守住羊樓司隘口。湘軍那肯相舍努力追趕，至羊樓司相近，幸傳芳先命埋着兩個地雷，轟死湘兵數百，夏斗寅才不敢追，暫且紮營相持。

過了一天，斗寅率敢死隊百人，再行衝鋒，與鄂軍相見於趙李橋。傳芳因昨日之敗，憤怒不可遏止，親率大兵，拚命搏戰。不料南風大作，塵土飛揚，傳芳所恃的砲隊，竟失其效用。

此之謂天奪其魄。湘軍乘勢猛攻，鄂軍又敗退十餘里，湘軍佔住趙李橋，兩方連日相持，互有勝負，但湘軍素稱悍捷，奔走善走，往往鄂軍大隊到來，即四處奔散，鄂軍正欲安營，他們又四遠會集，多方擾亂，又善於晚間劫營，鄂軍大受其累。占元聞報，便欲調回傳芳，親自督師，經

衆人力勸而止。一面却紛電各省，催促援兵，一面電令傅芳死守弗退，也不必進攻，候各處援軍到齊，再行進取。這邊趙汝揚也虛曠口持久，對方援軍大集，勝負難定，因亦遣使入蜀，運動劉湘，由鄂西進兵攻取宜昌，劉湘也知直軍得利，必將擾及川中，便出兵兩師，派胡濟舟顏得慶分道入鄂，聲明此次出兵，專爲驅王授鄂，絕無權利思想，以博鄂人的同情。

王占元正因連失要隘，心中發毛，聞川省助湘，愈加恐懼，只得屢電吳氏求助。香城這時蕭耀南駐紮劉家廟，占元又親去求他出兵，耀南本奉上海援王，此時却按兵不動，雖經占元再三求告，又允他支給軍餉十七萬餘，并在漢廠補助快槍三千桿。請他發點糧食。耀南勉強敷衍，調度部屬分批裝輪出發，至鮎魚套地方，忽又逗留不進。其意可知。於是各處援鄂之軍，如靳雲鶚趙傑等，皆不肯先發，互相觀望。那邊湘軍又節節進迫，取蒲圻，攻咸甯，聲勢非常浩大，那蒲圻是武岳線最後的險要去處，從此直至省城，並無可守之地。王占元見救兵難恃，敵氛日惡，才把滅此朝食的气餒，推了下去。好笑。難爲他知機如神，還恐恐難他一句，別其。先把家眷并全部官囊，專輪下駛，離了這個是非之地，又把司令部中預備發餉的現款五百餘萬，託由省城票號秘密匯往山東館陶老家。這等作爲，可也算他調度有方，應付得宜，不愧專閫之才了。還恐恐難他一句，別其。措置既妥，才預備本人下臺，作富家翁地步，於是連致中央兩電，一係辭職讓賢，第二電，尙作剖辯之語，大略道：

蕭總司令按兵不動，新旅不受調遣，業經電陳在案。前線鄂軍因援軍不肯前進，紛紛向後撤退，大局已不堪收拾。孫傳芳劉龍宋大雷所部，困守十晝夜，無法再行維持。占元保境有責，回天乏術，請查照前電，任命蕭耀南爲湖北督軍，或可挽回危局。蕭總司令桑梓關懷，當有轉移辦法也。

電中語氣，明窺曹吳隱衷，說透耀南私衷，了了數言，既卸本人之責，又諉罪於別人，言中有物，話裏有話，下臺文字，如此婉曲冠冕，却也不可多得咧。這却是真恭維。此電到京，靳總理商同曹錕意旨，連下三道命令，一免王占元

而安福所卸之垢衣，執事乃拾而自披於背，目前之勝負，抑已在不可知之數耳。如讓一步，即現政府所願望仗執事之感，掃蕩湘軍一舉而下，岳州再舉而克長沙，三舉而抵執事功德夙被之衡陽，事勢果至於此，吾乃不知執事更何術以善其後？左傳有言：「盡敵而返，敵可盡乎？」試問執事所部有力幾許，能否資以復滿洲駐防之舊？試問今在其位，與將在其位者，能否不為王占元第二？然則充執事威靈所屆，亦不過恢復民國七八年之局面而已，留以醞釀將來之潰決已耳。於大局何利焉？況耽耽焉惹執事之後者，已大有人在。以吾儕局外所觀察，彼湘軍者，或且為執事將來唯一之良友，值歲之不易，彼蓋最為能急執事之難。執事今小不忍而羶粉之，恐不旋踵而乃不勝其悔也。執事不嘗倡立國民大會耶？當時以形格勢禁，未能實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時局之發展，已進於昔矣。聯省自治，輿論望之若渴，願聞湘軍亦以此相號召，此與執事所夙倡者，形式雖稍異，然精神磨合無間也。執事今以節制之師，居形勝之地，一舉足為天下輕重，若與久同袍澤之湘軍，左提右挈，建聯省的國民大會之議，以資諸國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躍三百，以從執事之後者？如是則從根本上底定國體，然後率精銳以對外雪恥，斯乃真愛國之軍人所當有事，夫孰與快閔勝之忿，而自陷於荆棘之中也？鄙人比來日夕淫於典籍，於時事無所聞問，凡此所云，或早已在執事規劃中，且或已在實行中，則吾所言，悉為詞費，執事一笑而拉雜摧燒之，固所願也。若於利害得失之審擇，猶有幾微，足煩尊慮者，則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嗚呼！吾頻年以來，向人垂涕泣以進忠告，終不見採，而其人事後乃悔其吾言之不用也，蓋數輩矣。吾與執事無交，殊不敢自附於忠告，但為國家計，則日祝執事以無悔而已。臨風懷想，不盡欲言。

吳氏看完了梁任公的信，他正在啜茗，手中握着的茶盃，忽然跌落地上，噹啷一聲響，把吳氏驚得直跳起來，却還不曉得是茶盃落地，一時手足慌忙，神色大變。楚王乾薪之役，有此情形，惜吳氏之終不能放下屠刀耳。經馬弁們進來伺候，吳氏把神色一定，再把那信回過味來一想，方才覺得自己衣襟上，統被茶汁濺濕。此時正當秋初夏末，

戰事，直軍得了最後勝利，却失去旅長一人，團長團副各一人，營長二人，連排長以下，更屬不可勝記。合到湘軍方面，共死傷兵士官佐達七八千人。最可痛的，是兩方主帥盡是開口愛國，閉口保民的英雄賢哲，弄得這批忠勇的部屬，直到死亡俄頃，還不曉得自己為誰而死，為甚而亡。因為中外今古，從來沒有聽得同為愛國保民，反以兵戎相見，性命相撲的，別說當局者莫名其妙，就是作書的人旁觀之下，也還識不透他們的玄虛詭秘。明言之哉。

吳軍既得勝利，又值廿四師長張福來，同時報告前來，說已聯絡海陸軍，奪得城陵磯，從此直至岳州，險要全無。吳氏派探察勸前方，回報已無湘軍蹤迹。吳氏尚恐有詐，逐步前進，直薄岳城。早有城中紳商代表，帶着滿面笑容，前來歡迎吳氏入城。歡迎之上，系以博容二字，是皮裏陽秋之筆。吳氏才知趙恆惕已經退保長沙去了。吳氏進住岳州，見城內商民受吳狀况，心中也覺有點難過。部下將士，請乘勝進窺長沙，擬定全湘。吳氏喟然道：「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做了皇帝想登仙，同是中國人，何苦逼得人沒處走。況我和趙炎午私交極深，此番之事，已出於萬不得已，還能窮兵黷武，把他弄得無處容身麼？依我之見，現在湘軍已退出岳境，我們原來目的已算達到，趁此機會，還是和平解決為是。」吳氏此語，宛然仁人之言，這湘民不淺。此言一出，三湘七澤間，登時布滿了和平空氣。湖北督軍蕭耀南已經到了岳州，並有南北代表張一麟、張紹曾、張勳、孫定遠、葉開鑫、王承斌等，均已到齊，便定本月三十一日，開了一個和平會議，公推吳氏主席，大家協定四事：

第一，岳州臨湘一帶，歸湖北軍管轄。

第二，平江臨湘以南，歸湖南軍管轄。

第三，保留湖南總司令趙恆惕地位，援助湖南自治。

第四，兩湖聯防，照舊繼續。

協議既定，干戈斯戢。湘鄂人民，當水深火熱之餘，得此福音，藉息殘喘，倒也額手相慶，共樂昇平。那吳佩孚原

主張聯省自治。今既得兩湖地方，作爲根據，便想乘此時機，勸導各省，一致進行。不料鄂西方面，又被川軍侵入宜昌，危在旦夕，聲勢十分浩大。吳氏只好把岳州防守事宜，暫歸蕭督兼理，自己帶隊赴宜。施宜鎮守使開城迎接，裏應外合的，殺退圍城之兵。川軍將領但懋辛、藍文蔚等，聽說吳氏親到，不敢輕敵，一面電請劉湘派兵應援，一面召集全隊人馬，共有萬餘，協力迎戰。川軍雖然驍勇，因久震於吳氏威名，見他自己督隊，心中先存了怕懼。大凡作戰，最貴是一股勇氣，如今吳軍是得勝之兵，氣勢正盛，川軍却未戰先怯，這等戰事，不待交鋒，而勝負已決。果然一場交鋒，川軍大潰，但懋辛率領殘部，遁歸重慶。吳氏却也不敢深追，只吩咐趙榮華好生防守，自己仍乘楚豫兵艦，整隊而歸。

這時的吳子玉威名四震，有舉足重輕之勢，本人心中，亦覺得意非凡。而且吳氏人格頗高，私人道德亦頗注意，政治雖非所長，至如尋常軍閥的通病，如擄兵害民，貪婪無厭，以至吸大烟，狎女色，賭博縱飲之類，他却一無所犯。至於治軍之嚴，疾惡如仇，尤爲近時軍人所罕見。治事之餘，惟與幕府白堅、武樹雲、史等飲酒賦詩，馳馬試劍，頗有古來儒將之風。可惜他屢戰屢勝，不免把武力看得太重，竟合了太史公論項王句，欲以方征經營天下，卒之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恰恰給梁任公說得一個準着，這也真個可惜極了。

作者久仰吳氏是近代一位英雄，愛之望之，不殊梁公。故演義中對於吳氏，不時露出感喟之意，蓋不但痛惜其宗旨之乖深，亦所以痛戒軍閥中才德不如吳氏者。大家知所效法，莫再蹈吳氏之覆轍，亦猶任公勸吳氏以段派爲殷鑒耳。再講吳氏功高望重，威名日盛，不但關外的張作霖，忌疾甚烈，就是吳氏的主帥恩公、曹三爺，也覺有尾大不掉之勢，心中好生不快。不過曹本無能，但倚吳爲魂魄，吳雖強盛，却也不敢忘曹。雙方因此尙得互相維繫，不見裂痕。至於兩人門下，却免不了挑撥唆惑，對甲罵乙，對乙又說甲，如此不止一日，不僅一人。曹吳心中，都免不了各存芥蒂，而雙方表面上，却反覺格外客氣起來。本來客氣是真情的反面，所以古人說：「至親無文。」又道：

英雄原是多情種，美色怎教急雨催。

未知陸錦更有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戰氣也，故古人有再裝三端之語，吳越汀泗橋之戰，吳氏之能勝，亦惟氣盛而已。氣愈盛則心愈虛，此成功之象也。從此屢勝而驕，遂欲以武力統一中國，而不知驕盈之極，即衰竭之徵，迷夢未醒，事功已蹙，讀獅子冠軍之語，不禁感慨系之矣。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員曳尾 花魁獨占小吏出頭

却說陸軍次長陸錦，聽得劉喜奎不肯出見，那時候憑他涵養再深一點，也萬萬受不了了，心中一忿，不禁厲聲叱道：「胡說！我是你們姑娘將來的老爺，又不是客人，難道還要你們姑娘怎樣招待不成？」與麻我和他既是自家人，原用不着你們通報的，還是自己進去，等我問清了你們姑娘，再打斷你的狗腿子。」說罷，氣匆匆地向着喜奎臥室便走。家人明受喜奎吩咐，單要拒絕陸大人，但這等說話，是斷斷不敢說出來的。如今見他自認爲喜奎未來的男人，不待通報，逕自進去，只得陪着笑臉，再三懇求說：「陸大人既這麼說了，小的原不曉得，陸大人和姑娘已有婚姻之約，大家本是自己人，原不能當作客人看待，所以小的倒得罪了。但是姑娘的脾氣，陸大人有什麼不曉得？他既這樣吩咐，小的吃他的飯，斷不能違他命令，就是姑娘將來跟了大人，小的也還要跟去伺候大人和姑娘的。小的今日不敢背姑娘的命令，就是將來也不敢違抗大人的。大人是明白人，有什麼不原諒小的。却也會說如今這樣罷，姑娘確因倦極，在裏面休息，待小的再去通稟一聲，說是「陸大人到來，想姑娘一定急要見面的，他一定會起來迎接大人，那時却與小的責任無干了。」說罷，又打了一個千，含笑說：「總要大人看在姑娘分上，栽培小的，賞小的一口飯吃。」陸錦見這人說話內行，本來自己深懼喜奎，怕他動怒，且精識頭因亦樂得趁機收錢，便

點點頭說道：「好好你快去對姑娘說，并叫他不必起來，大家一家人，還用得着客氣麼？」家人應命而去。

不一時，只聽得裏邊似有開門送客之聲，陸錦不覺大疑，正思進去一瞧，早見喜奎蓬着頭出來，秋波微暈，粉臉呈紫，一面孔不高興的神氣，口也不開的，就在陸錦對面一張紅木圈椅上一屁股坐了下去。陸錦見了這付情形，又是心愛，又是害怕，早將預備作他丈夫的熱心，放低了一半。細細的一時打疊不出一句話來，作開場白兒，良久良久，才進出一句話來，陪笑說道：「我聽說你回來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趕着來瞧瞧你。聖聖如神，偏……」他這下半句，是說偏你又睡了，但是喜奎却不願他多說，忙着大聲截住道：「哦！你倒急麼？什麼？什麼？什麼？我又不

是你什麼親人？又沒有給人搶了去，何必勞你陸大人這般發急。老實說，我喜奎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替我發急的資格的人呢。」

喜奎承你陸大人的情，倒居然替我發急得這個樣子，我是委實感激得很，只可惜陸大人枉用了這番心機，因為陸大人只配做中華民國陸軍部的次長，還不配做我劉喜奎發急的人呢。」

喜奎一切感而對，說着，兩隻秋水澄清的眼珠兒，似笑非笑，似歛不歛的，朝陸錦有意無意的這麼一瞧。

陸錦聽了這番峭刻挖苦的說話，又回想到剛才對他家人說的牛皮兩兩參證，覺得大不對縫了，細細眼兒着那家人還立在一旁笑嘻嘻伺候，送茶送烟的正好好忙呢。陸錦這一來，覺得比先時遭他拒絕不見的事情，更覺下不來台。本來自討沒趣，但是他多情的人，只會對家人擺大人架子，却沒本領對喜奎行使丈夫的威權，受了這場排揎，還是滿臉含着苦笑，一點不敢動怒。世間大人架子，惟有向此輩擺耳，若石榴裙圖來有不拜倒者也。呆殼多時，却虧好又想出一句話來，支支吾吾的說道：「這個倒不是我什麼野心，況且我也不敢……但……但……」一語未曾說出，喜奎忙喝止道：「但什麼？但什麼？昏你的糊塗蛋，本來誰許你有甚野心？你有野心，就該用點氣力，替國家多做點有益之事，替國家東征西討，在疆場上立點汗馬功勞，也不枉國家重用你的大恩，誰許你把野心用到我們脂粉隊中來了。」此語出之婦人口中，足讓陸錦面無如其願之厚也。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的敵人，用不着你來征伐。」說到

見原先那家人，還立在一邊伺候呢。陸錦一張紫膛色的臉上，竟也會泛出一層紅光。還算知恥。等了一回，見喜奎還沒進來，自覺乏味，便立起身來，說道：「我走了。姑娘這幾天興致不好，你們都好好的伺候，將來過我家去，我都要重重提拔，像你這般內行，還得保舉你做個縣知事哩。」做國家名器地方人民不著此之謂得做人情。那人聽了，趕着打個千，再三道謝。

陸錦回到部中，再想着喜奎相待情形，忽然記起喜奎在房中送出的客，不知究竟是什麼人，不要真是自己一個情敵麼？聰明極了。若照喜奎以前情形和自己待他的許多好處，喜奎又有承認作我家眷的宣言，那麼斷不至於再有外遇。然而事情究有可疑，非得澈底調查一下，斷不能消此疑竇。何必多心，想了一回，忽然想到一個人來，心中大喜，忙喚當差的，快去警監衙門把李督察員請來。這李督察原是陸錦私人，是一個專跑妓院，喜交伶人的有趣朋友。陸錦用這人，可謂因才器使。不愧大員身分。當下李某到來，便把這事委託了他。這人却真個能幹，不上三天，便給他偵查得詳細，回來從直報告。陸錦才知喜奎心中，除了本人之外，還有一個情深義摯的崔承燾兒。何見之晚也。陸錦得了報告，心中大憤，恨不得立刻找到喜奎，問他一個私通小崔的罪狀。有何難家。却要詰問他小崔有甚好處，得他如許垂青。論勢力，本人是陸軍次長，小崔不過內務部一個小小司員。論財力，本人富可敵國，小崔是紫差使混飯吃的窮鬼。論過去歷史，本人對於喜奎，確有維持生活，俸他成名大恩。兩麻。崔承燾對他有何好處，雖然無由而知，但是無論如何，總也越不過本人前頭去。禮極。照常理論，喜奎有了本人，生活名望，地位聲勢，已經足敷有餘，何必再找別人。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喜奎喜歡承燾的理由來。無感昏地。因又想到唱戲的人，免不得總有幾個客人，那小崔兒是否和喜奎有特別交誼，喜奎待他的特別交誼，是否比本人更好，抑或介於齊楚，無所軒輊，再或小崔認識喜奎，還在本人之前，喜奎因歷史關係，無法推却，不得不稍與敷衍，也未可知。于思萬想，豈應聽好作者如何轉會出來。然則喜奎為什麼又要諱莫如深的，不肯告訴我呢？何以喜奎和我處得這麼久了，我却總沒有曉得一點

厚，大家不忍和他爲難，也沒有人去攻訐他。

却有一個司長和他最有感情，撻透他的隱恨苦衷，替他想了一個借刀殺人之計，勸他到保定走一趟，向曹三爺聲明：「本人並沒有娶喜奎爲妾，本人也並無娶他爲妾之意。自從喜奎承大帥雨露之恩，本人身受栽培，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稍存非禮之行，致負大帥裁成之德。不料有內部員司崔某，混命小菜的，那斷自恃年輕貌美，多方誘惑喜奎，喜奎原不敢忘大帥厚恩，只因小菜屢說大帥身居高位，心存叵測，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還有許多混賬說話，他能說得出，某却傳不來。」言之激之，勸之，曹三應入其彀。因此喜奎息了嫁給大帥的念頭，居然和小菜十分親密起來。大帥軍書旁午，政務勞神，本不敢以小事相告，只因這斷信口遺謠，膽大妄爲，不但於大帥名譽有關，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誤會，與大帥發生惡感。在大帥本身，固沒甚關係，倒怕國家大局發生不良影響，歸根結底，大帥還是不能辭咎，所以專忱過來稟報一聲。大帥看該如何辦法？這番說話，委實發得上絕妙好詞。四字一方面引起曹三的醋心，同時即藉表本人之忠義，一方面爲喜奎留地步，同時又將曹三的地位，抬得十足。而且立言非常得體，措詞十分大方，了了數言，面面俱到，不但無懈可擊，簡直無語不圓。評語亦妙，作者必是閱過曹三手陸錦受教之後，真有一百二十分的欽佩，難爲他不敢怠慢，在部中請了要公赴保的短假，急急忙忙，趕到保定，會見曹三。

曹三自喜奎去後，鬱鬱不樂，忽忽如有所失，屢向各方打聽，也已深悉喜奎未嘗嫁給陸錦，不過假陸太太三字作個牌頭，幷知陸錦還吃着小崔的虧，心中正在痛恨承熾，憐念陸錦的當兒。可巧陸錦到來，便立刻延見，優予禮貌。陸錦更是喜悅，便將那司長教給的一番話，說了出來，果然惹得曹三又羞又怒，又妬又感，羞是羞喜奎被奪，怒是怒喜奎上當，妬是妬承熾的豔福，感是感陸錦的忠義。不出所料，句句合情。陸錦見曹三已被激動，大事可算成功，幷承曹三十分優待，心中歡慰，自不待言。但只對於喜奎方面，猶恐結怨太甚，不能見面。可憐因復再三要求曹三

嚴守秘密。曹三也答應了，留陸錦在保玩了三天，比及陸錦辭別回京，早有家人報稱曹經略等電請國務院重辦小崔，不料小崔聞訊逃走，據聞已跟喜奎同上天津去了。陸錦聽了，萬不料如此一來，倒成全了他們，反而正式結合起來。弄巧成拙，喜奎此去，必定嫁與小崔，本人不成了陌路蕭郎，竟連一面之緣，都不可得了。麼心中一急，竟吐出一口血來。正是：

海棠不與梨花壓，大菜何如小菜香？

未知性命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堂堂經略使，隨軍次長，爲了一個女伶，失敗於小小內務司官之手，誠若輩所認爲奇恥大辱，雖那邦侵蝕，國事凋敝，不足比其憤懣也。夫千古英雄，未有不多情者，千古有名美人，未有不傾心於真正英雄者。喜奎豈冠一時名揚海外，洵可謂有名之美人，乃對於自負多情而英雄之曹總，鄙夷直同糞土，此無他，英雄固多情深，深情必先鍾於國民，而後及於戀愛。曹總身爲大員，而惟聲色是尚，曹國計民生於不顧，所謂多情，直是淫欲變相，安有淫欲之人而能久於情者？則無寧憎惡士以共白首，猶得終身，固守不離也。嗚呼！曹總之失敗，情場曹總自取之耳，於喜奎何尤，然而喜奎高矣。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廚官仕途生色 葉虎梁燕交系弄權

却說過不多日，崔承熾和劉喜奎結婚消息，傳播京津道上，各地報紙，紛紛刊載二人的小照，和結婚的消息，儀注等等，大家當作一件佳話珍聞，甚至有那消息靈敏的報館，竟連帶將曹陸兩方情場角逐，和失敗於小菜之手的一段內幕，也盡情刊布出來。這樣一來，不但陸錦丟盡顏面，就是身居保定，貴爲經略的曹三爺，也覺面上無光，心中不樂。誰教你們不知自量，須知年紀不饒人，品貌自天生，倒不是次長經略之威，所能壓服和比擬的。但這是小事，他們既託庇於

外人匿身租界，也犯不着再去尋事。一幕三角戀愛公案，就從此作小結束。這是前數年的事情。如今曹三勢力愈盛，身分愈高，此番宏開壽域，男女名伶，萃集一堂，却獨獨見不到心上人兒劉喜奎，你教他如何不成傷追念咧。

曹三原是一個直爽長厚的人，善識得妙心有所思，面上到遮掩不住，登時長吁短歎的，鬱鬱不樂起來。這一來，別人倒還罷了，只有他那幾位親信人物，如高凌霨、王毓芝、李彥青等，早都慌做一團，大有主憂臣死的意態。好一班忠臣，還是查青比較密切，他原是一個廚子的少爺，廚子而有少爺，此少爺之所以不值錢也。少爺之父而為廚子，廚子之所以為廚子也，殊比來不同。說起這廚子的來頭，卻也非同小可，因為他的東家，是外號智多星張志潭、張部長的老太爺，曾有人見過他的名片，左角兒上也寫着「一大批官衙」，這官衙，却真威赫，凡是張氏父子兩代，在清朝、民國歷任的各種衙門，全都抄了上去。只於官衙之下，加了膳房主任四個小字，總則此等人於今不少。下面便是這膳房主任領補的姓名，列公別笑此公善於批淡，委實除了少數的幾位真正闊人之外，那批熱中朋友，誰不嘖嘖稱羨，暗暗拉攏。希冀借此作個終南的捷徑，可以親近張氏，營謀差缺。可嘆。後來這位李主任，李老太爺終於犯了招搖納賄的罪名，被張老太爺驅逐出來，幸而他的少爺李彥青，亦已出山任事，在一家浴室內充當扞腳專員，有此主任，才能出這等專員，理非驚異克勤，却也不就衆矣。還兼理擦背事宜，本來每月收入，亦頗可觀，不料這位李專員的運氣，却比他老太爺好得多，不曉以何因緣，見賞於這位四省經略大人曹三爺，一見傾心，三生緣訂。曹三爺一度出浴，就把這李專員帶回公館，有此四省東家少爺的名片，當比老爺更風光。兩個人要好到了不得，不但曹三爺出浴時候，少他不得，甚至起居食息，隨時隨事，都有非他不可之勢。是正文，也是伏筆。李專員得此際遇，正是平地一聲雷，的大抖特抖起來，那時他的頭銜，又換過了，本來是普通浴室的扞腳員，現在却升做經略府的洗澡主任。絕對深刺。另外還有曹大經路提拔他的什麼副官咧，參議咧，處長咧，種種道地官衙，官衙而有道地，非道地之分，諒刺而奇趣。那倒的真是中華民國，薦前職，並不是小子開的頑笑了。列公聽到這裏，或者有人奇怪，以為一個扞腳出身的人，怎麼能殼置身仕版呢？殊不知

知英雄出身，原本越越好。妙語以李彥青一生事業而論，此時還不過發軔之始，將來的富貴功名，真是未可意料。若照列公這等小見，只怕還要驚駭欲絕咧。

再說李彥青做了曹大經身邊最最寵信之人，自有許多攀附的人，一般的稱他李大人、李老爺，稱他老子是老太爺，還有和他同事之人，因求他在曹三面前吹噓幾句，也有和他拜把子、稱兄弟的。彥青志得意滿，自不消說，只有兩處地方，還不能十分討好，一個是吳大帥、吳子玉，生性正直，最恨這等宵小之徒，太看輕這主任了。常說曹大帥的事情，全是這班狐狗攪壞，言下之意，還不專指彥青一人。明知其無成，而抵死相從者，子玉之真處，也是子玉之短處。惟有曹三的正室太太、劉夫人，罵得最爲刻毒，他曾當着許多人的面，把彥青罵去，拍案大罵，說老帥春秋已高，精神日壞，大帥身子壞，精神不濟，自然只有夫人罵得得意，李主任也與有勞績，此其奇妙處，以極不堪事，寫得極乾淨，見得作者匠心。近來身子

越衰，毛病越多，全是你這妖怪東西攪壞的。妖怪東西，也是就地宜術。彥青素知曹三天不怕，地不怕，單單敬怕這

位太太，他也只得以曹三之心爲心，跟着敬畏太太，受了罵，兀自不敢聲辯，只有唯唯稱是，諾諾連聲。等曹太太氣平了些，方說小的不敢，小的原不肯的，怎奈老帥沒人伺候，小的也叫沒法兒罷了。小的原不肯，小的沒法兒，語極普通，推想，妙不可言。曹太太聽了，更其怒不可遏，吐道：「憑他再沒伺候之人，也不配你這妖怪跑在前頭。老實告訴你，你要想在這府中吃飯，從此以後，就不許近着老帥的身體。要是不然，我就有本事，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懂得麼？」

彥青只得叩了個頭，含悲帶淚的出去，見了曹三，不覺倒在懷裏，大放悲聲。曹三也知他吃了太太的虧，又見他哭得哽哽咽咽，悽悽惻惻，心中老大不忍，只得用盡老力，將他抱了起來，再三安慰道：「好孩子，快別哭了。咱們爺兒似的，你有爲難，咱全知道。好孩子，我也是敬重太太，此等地方，遇見曹三這道，沒法子替你出氣，只有慢慢地賞你一個好差使，受了太太的虧，只好在人面前討個便宜，李主任還生意做著了，給你頂頂，這等人當差使，非頂頂而何？」曹三妙語，作者舉筆

消消你這口氣，不好麼？」彥青只得收淚道謝。又道：「大帥事情多，精神又不濟，身子是應該保養的，小的原再三

對大帥說了，大帥總是……一說得這裏，不覺把臉兒微微一紅，嫣然一笑。曹三見此情形，心中早又搖搖大動起來，恨不得立刻馬上要和他怎樣才好。你要怎樣，無奈青天白日的，還有許多公事沒有辦，只得將他捧了起來，下死勁的咬了他幾口，咬得那個彥青吃吃地笑個不住。過了一天，曹錕果然又下了一個手諭，着他老太爺去署理一個縣缺，人人都曉得這是酬報李彥青受罵之功。後來這位廚子縣令調任別處，交代未清，人家問起這事，他便大模大樣的說道：「那容易，暗已交給兒子辦去，暗兒子說這些小事情，等大帥洗澡時，隨便說一句，就得啦。」想來，撰作者說這話，豈見有此一說。一時都下傳爲佳話，那都是後來的事，先帶說幾句兒，以見他們君臣相得之隆，遇合之奇，實不愧爲千秋佳話也。如此佳話，真合千秋。

如今却說李彥青探明曹三意旨，知他故劍情深，不忘喜奎，若是別的事情，只消他一聲吩咐，自有許多能幹的人，替着奉承，那怕殺人放火，也得趕着替他辦好。只因這喜奎是曹三心愛之人，喜奎一來，却於彥青本身有點關係，礙他本身，豈不可言。因此倒正言勸諫道：「正言勸說，更有奇趣。」大帥身繫天下安危，爲時局中心人物，犯不着爲了劉喜奎這個小狐狸子，一個妖怪東西，一個小狐狸子，迷住了一個老怪物兒，想壞了貴體。依理而論，喜奎雖已嫁人，亦可設法弄來，只消等他來華界時候，一輛汽車，迎接了來，還怕不是大帥的人，諒那崔家小子，也不敢怎樣無禮。但聞喜奎嫁人以後，已得乾血癆症，面黃肌瘦，簡直不成人樣兒了。此句吃重。大帥弄了回來，也不中意的，何必負着一個劫奪人妻的名聲，弄這癆病鬼回來，而且太太曉得了，又是淘氣。天下多美婦人，大帥若果有意納寵，小的將來親赴津滬，挑選幾個絕色美人，替大帥消遣解悶，那時候，大帥有了這許多美人，別說劉喜奎那黃病鬼兒，應當貶入冷宮，就是小的，也可請個三年五載的長假，用不着再推太太的罵了。」說罷，秋波微暈的，嫣然一笑，又仰起頭勾著曹三的頸項，軟迷迷地說道：「我的慕老帥，親老子，不羨至此，肉慾驚人，你瞧瞧，這話可不是哪？」曹三不覺吓了一跳，笑道：「好胡說的小子，暗不過一句空話罷咧，又惹你嘔叨個這一陣子，你要請假，暗就派你到上房，替太太擦地板。」

原來魯案交涉，如此帶起魯案交涉，華案運動。中日兩方相持已久，此次華府會議，中國代表施肇基、王寵惠、顧維鈞三人前往出席，日人一面聯絡英美列強，恫喝中國，大有氣吞全魯，惟我獨尊之概。幸而中國三代表，在外交界上，也還有點小小名氣，中國人民，又怕政府力量薄弱，三代表畏延延誤，特地公推蔣夢麟、余日章二人為人民代表，赴美為三代表作後盾。開會多日，各大議案均已次第解決，只有中日兩國間的魯案，還是頭緒毫無。在人民之意，以無條件收回膠濟路為主要目的，萬一日方不允，則願以人民之力，備價贖回。無奈三代表因政府方面，宗旨未移，本人既為政府代表，一切須以政府之意旨為交涉之目的，也自難如何。一再遷延，至這年十二月十七日，蔣夢麟恐長此因循，愈難得有進步，因親至王寵惠寓所，詢其意見。寵惠原是一個學者，忠厚有餘，而才幹未足，對於蔣意，雖極贊同，仍以須請示政府為言，再往訪施顯二人，也都以游移兩可之詞相對付。此等手段，對外人尚不可說於自己人乎？

蔣夢麟無法可施，若看閉會期近，各國代表都已紛紛治裝，預備返國，夢麟只得一面拍電本國，報告情形，一面聯絡留美八大團體，公選覺書為最後之奮鬥。三代表不得已，才允即日提出交涉。不料到了議場，施肇基一開口，就提議贖路，并没提到無條件收回一說。一個代表連生意人討價本事，都說不可知。日人方面，本來得步進步，當時即答應贖路辦法，但須向日本借債辦理。三代表再三爭持，又經各國調停，始終議妥，於十二年內，由中國分期贖路。但二年之後，中國得於六個月前，通知日本一次贖回。又該路運輸總管，須用日本人，案經議決，雖然損失不貲，總算將來可有收回希望。

不料日本代表雖迫於公論，及三代表之交涉，允許贖路辦法，同時政府方面，却暗暗運動梁開，誘以直接交涉。此等手段，未免卑鄙。中國雖然失敗，豈不致如此丟臉。梁士詒為借款便利起見，竟於二十日密電三代表，令向日方讓步。三代表得此電令，都驚得目瞪口呆，呆不知為計。明知服從政府，必為人民所攻擊，反抗而代表為政府所備，派反對政府，即不啻取消本身代表資格。恰巧蔣夢麟和八團體代表過來，三代表因出示電報，問他們有何意見。衆人見了，

都大罵政府賣國，勸三代表切勿宣布，還將議案簽字再作道理。夢麟說話尤為激昂。他說：「與其得罪於真正的國民，寧可得罪於賣國政府。得罪政府，抵拚不做他的官，就完了。得罪國民，我們却連人都不能做了。」官可不為，人不能不做，快人快語。三代表亦奮然道：「只得如此拚一下子，再看。但怕日政府方面，也有訓示到來，他們代表未必不肯簽字呢。」衆人聽了一個個愁顏相向，無計可施。果然到了開會之時，日代表劈頭便問三代表，得了貴國訓令沒有？貴我兩國已經在北京講妥各種懸案，准在北京直接交涉，不再由大會議決了。本來中日是近鄰同種之國，貴國古人說：「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如今倒爲了我們弟兄之事，反和外人商量辦法起來，豈非丟臉如今貴政府既已覺悟，我們代表的責任已算終了。敵代表明後天即欲動身回國去也。」却罵他老臉說得凶。三代表見說，面面相覷，一時說不出話來。還算顧維鈞積伶，料道這事除了掩瞞以外，沒有別法，只得毅然答道：「貴代表所言不曉，是何內容？敵代表等並未奉有敵國政府何種訓令關於膠濟一案，昨兒已經議定，今日何又出此反悔之言，不慮爲各大國所笑麼？」却說真正日代表聽了，倒也紅了一紅臉兒，但對於維鈞之言，仍是半信半疑，總之無論怎樣，他既奉到本國訓令，自然不肯簽約。於是三代表并全國人民代表和八團體等折衝壇坫，費盡唇舌，所得的一絲兒成績，幾乎又要擱置起來。雖然後來仍賴人民督促，各國調停，與代表堅持之功，仍得照議解決，而全國人民已恨不食梁燕之肉，而寢其皮。該談談。就是華會各國代表也都暗笑中國積弱之餘，好容易爬上台盤，對於偌大外交，兀自置棋不定，終爲日人所欺。從此中國無能的笑話，愈加深印於外人腦筋中了。古人云：「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也，而後人伐之。」像梁氏這等謀國端的與自侮自伐何殊？這又何怪外人之騰笑不休，侵凌日甚呢？就是自取其辱。關於魯案條約，後回另有交代，本回仍須說到梁閣方面。原來梁士詒上台第一步計畫專在聯日，本爲外援，鞏固他的勢力，豈知全國上下羣起而攻，人民公論雖不在他意中，却不料觸怒了這位洛陽太歲，急電飛來，全閣失色。梁燕之內閣命運，真成了巢梁之燕，岌岌乎不可終日起來。正是：

內閣忽成梁上燕，人民都作釜中魚。

未知吳氏若何作對，且看下同分解。

曹三雖出身布販，自致高位，心目中安有所謂國家，更安知所謂政治，毋怪鬪子可作縣官，濠校可充處長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夫曰官邪，邪而不失其爲官。若曹三之官，則真不成其爲官矣。哀我人民，何冤何罪，而有此似官非官之官也。

第一百二十九回 爭魯案外交失敗 攻梁閣內閣開場

却說梁閣由奉張保舉，本爲洛陽所忌疾，况梁有財神之名，財神爲奉派所用，奉方有財神，洛方只得請天殿星下凡，洛吳怎不起鄰厚我薄之感？爰趁魯案機會，拍出一電，聲討梁閣。電文大旨說：

害莫大於賣國，姦莫甚於媚外，一錯鑄成，萬劫不復。自魯案問題發生，展至數年，經過數閣，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增站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調停，債票儘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種種束縛，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授日代表，忽變態度，推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還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不敢爲者，梁士詒乃悍然爲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爲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爲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

「直奉一家，則國事大定，民生可息，若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不但非國家之福，於奉方也未必有利。自是正論。况梁業輩為舊交通系之首領，已往成績，在入耳目，名譽既不見佳，何必被他利用，輕啓戰端，為國人所詬病。」主此說者，以察哈爾都統張景惠最為有力。附和者亦頗不少，無奈作霖正在盛怒頭上，又素來瞧不起吳子玉，說他是後起的小輩，不配干預大政。吳等在此一面梁劍等人復造作蜚言，說「吳氏練兵籌餉，目的專為對奉，司馬之心，路人皆見，此次反對梁某，可知非為魯案，實恐梁某助奉為虎添翼，實於他的勢力，加上一個重大打擊，名為對梁，實即對奉。照此情形，奉洛前途，終必出於一戰。」也是真話與其姑息養癰，何如乘機撲滅。現在吳氏所苦，在餉不在兵，一經開戰，某等主持中央，可以扣其軍餉，而對於奉派，則盡量供給，是不待兵刃相接，而勝負已分。只怕未必大帥誠欲剪除吳氏，正宜趁此時機，趕緊動手，若稽延時日，一再讓步，吳氏勢力既張，羽翼愈盛，固非國家之福，而奉方尤屬吃虧。那時再行追悔，只怕無濟於事了。」張氏聽兩方說來，均有情理，終以梁開為自己推薦，若憑吳氏一電，遽令下台，本人面子上，實在下不去，而且洛吳謀奉之心，早已顯露，將來之事，誠如梁等所言，終必出於一戰，不如及早圖之為妙。於是不顧一切，竟將上電拍發，一面召集各軍事長官，大開會議，決心派兵進關，並通知參謀處籌設兵站，準備軍械，且令興業銀行儘先撥洋二十萬元，充作軍費，一面簡蒐師徒，調出兩師團六混成旅，整裝秣馬，擦掌磨拳，專候張氏命令，立刻出發。

這時最為難的，却有兩人：一個是高，一個是徐。大總統，一個是曹，一個是梁。張氏組閣，先得徐之同意，此時自不能不設法維持，且現在庫空如洗，除了梁，誰也沒有這等大膽，敢輕易嘗試這內閣的風味。而且靳氏下台，雖有許多原因，其實還是吃金融界的擠軋，而左右金融界者，仍為舊交系梁、葉等人，若去梁而另用他人，梁氏意不能甘，勢必再以金融勢力倒閣。真是小人如此循環報復，不但年關無法過渡，而且政治糾紛，愈演愈烈，自己這把總統交椅，也萬萬坐不下去了。所以為本人威信和體面計，為政局前途計，除了追隨奉、張，維持梁

聞外，實無比較妥當的法子。但吳氏兵多將廣，素負戰名，也斷不能不設計敷衍。徐氏本人和吳氏本無交誼，調停兩字，也覺為難。想來想去，仍惟求救於曹三。曹和奉張原有姻親，而無大惡感，對於吳氏之劍拔弩張，志在挑戰，也覺太過激烈。但吳氏為本人愛將，本人以吳氏為靈魂，向來吳氏所作所言，自己從不加以反對。又因吳氏反梁，本為魯案，題目極其正大，也未便加以制止，所以輕易不好講話。可是魯案因中代表否認，會受梁閣讓步的調令，美國的輿論，也非常注意，以為美總統政策之能否成功，全看山東問題的能否解決。所以當時華盛頓的空氣，也頗為緊張，因此美國人也有出任調停的。英人也希望華會早日結束，加入調停，所以中日代表在二月四日五日六日，接連開了三天會議，方才議定了幾條大綱。還算運氣。第一條，估定山東鐵路的總價值，依照德國的估價為五千三百四十萬六千一百四十一金馬克，分十五年還清。第二條，規定在款子未償清之前，須任日人為運輸總管和總會計。第三條，規定鐵路財政細則，由中日主管人員在六個月內協定。當時簽字的中國全權代表，是王寵惠、顧維鈞、施肇基三人，日代表加藤、幣原和植原兩人，美國是國務卿休士和專門委員馬萊皮爾三人，英國是貝爾福和專門委員林森、格惠生等三人。簽字都用英文，全文在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方才簽約，照錄如下：

第一條 膠州租地。(一)日本以前屬德國膠州租地，交還中國。(二)中日政府各派委員會同清理，移交膠州租地行政及公產等項事宜，並解決一切需乎清理之事。在本條約發生效力後，中日委員應立即齊集。(三)上述移交及清理應趕速辦理完竣，無論如何，不能遲至本條約發生效力六個月以後。(四)日本政府願將膠州租地行政機關之案卷，為移交上及後日行政所必要者，交付中國。此項交付在交付膠州灣土地後行之。

第二條 公產。(一)日本政府允以膠州租地內一切公產，包括土地建築工程設置等等，無論前屬德有或日本管有期內所購得建造者，一律交給中國。惟本條第三款所列者不在此項。(二)移交公產中國不任何項

賠償。惟(甲)日本官廳所購置建造者。(乙)日官所改修擴增者不在此限。屬於(甲)(乙)兩項者，中國政府應按日本政府所支出之實費，斟酌繼續損耗成數，酌給相當賠費。(三)膠州租地內此等公產，其屬於設立日本領事館所需要者，日本政府得保留之。日人社會所特需之學校寺院墓地等項，亦准日人社會保留之。此條詳細事宜，由本條約所規定之中日委員聯合辦理。

第三條 日本軍隊、日本軍隊連同駐防膠濟沿路之日本憲兵，應於中國派有兵警接防鐵路時，趕即撤退。中國兵警之接防，日軍之撤退，可以分段為之。分段撤除日期，應由中日得力官員協訂。日軍之全部撤清，應趕於簽訂本條約之三個月內為之。無論如何，不能遲至簽訂本條約之六個月以後。青島日守備隊，應於移交膠州租地行政權時，同時撤清。萬一不及，至遲亦不能過移交行政權之三十日以外。

第四條 海關。(一)本條約發生效力後，青島海關即完全成為中國海關之一部分。(二)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六日中日所訂青島海關臨時合同，本條約發生效力後，應即廢止。

第五條 膠濟鐵路。日本以膠濟鐵路支路及一切附屬財產如碼頭貨棧等項，交還中國。中國以上述鐵路財產之確實價值，貼還日本。德人所留鐵路財產之確實價值，現估定為五千四百萬金馬克。中國於貼還此數而外，並貼還日本管路時期中之重大增修實費。惟須酌除損耗計算。上述之碼頭等項產業，除為日人所增修者外，交還時不須貼費。日人曾作重大之增修者，中日政府各派委員三人共同組織鐵路委員會，按照上所規定，評定鐵路財產價值，並辦理移交此等財產事宜。此項移交，應趕速完成之。無論如何，皆當在本條約發生效力之九個月以內。中國在此項移交完成時，同時應以貼還日本之國庫證券交給日本。此項證券，以此項鐵路財產為擔保，分期十五年清償。但在發行此券滿五年後，中國得一次清償之。權須於六個月前預為通知。在此項國庫證券完全贖回之前，中國應選任一日人為事務長，一日人為會計長，會同中國會計長

共同辦事。此項日員，統歸中國局長指揮管轄監察，有相當理由時得免其職。上述國庫證券之詳細條款，另定之。本條所列諸事，須由中日當局協定者，應趕速協訂之。至遲當以本條約發生效力後六個月內為限。

第六條 膠濟支路。高徐濟順兩支路之讓權，歸國際新銀團接受，其餘件由中國政府及銀團自定之。

第七條 礦山。淄川坊子金嶺鎮礦山之探礦權，前由中國許與德國者，移交於中國政府特許之公司接辦。日人在此公司之股本，不得超過中國股本之數。此等辦法條件，由中日委員協定之。此項委員，在本條約發生效力後應即齊集。

第八條 開放前屬德國之租地。日本政府表示無意設立日本專管或公共居留地於青島。中國政府表示願公開前屬德國之膠州租地全部，准外人在此區域以內，自由居住經營工商業及其他合法職業。凡外人在此區域合法公道取得之權利，無論在德國租借時期或日本軍事占領時期取得者，皆尊重之。日人所得此等權利之效力與地位問題，由中日聯合委員協定之。

第九條 鹽場。製鹽在中國為政府官業。日本公司日本人沿膠州灣所經營之鹽場，統由中國政府備價收回。惟日人對於此等鹽場所出者得購買相當數量。另定相當辦法辦理之。商訂此等辦法并實行移交鹽場由中日委員趕速辦理。至遲須本條約發生效力之六個月內竣事。

第十條 海電。日本表示凡前屬德人之青島至煙台及青島至上海間海電權利之益，均歸中國。惟此兩線中有一部分為日本利用，作青島佐世保間之海線者，不在此例。青島佐世保海電之辦法，由中日委員協定之。惟須尊重現在有效之中外條約。

第十一條 無線電台。青島濟南之日本無線電台，應在該兩處日軍撤退時交給中國，中國給以相當賠償，其數由中日委員協訂之。

附約如下：（按附約電文缺一項）

（一）日本表示放棄德國依據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中德條約所取得之供給人才資本材料之優先權。

（二）電燈電話等事業，概皆交還中國，電燈屠宰場洗衣廠在市政機關成立時交還。按中國公司法酌立公司辦理，歸市政機關監督管理。

（三）電話事業交還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對於電話之擴張改進，有關公益者，外人如有請求，中國政府當酌量允行。

（四）中國政府表示凡道路溝洫自來水公園衛生設備等項公共工程，由日政府交還中國政府者，青島外僑得舉相當代表襄理。

（五）中國政府表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准許青島日商用日文向海關陳述，並依此總向選用職員。

（六）膠濟鐵路中日委員會，對於條約應行協訂之事宜，如不能協訂者，應由兩國政府以外交手續訂之。在決定此等事時，必須參酌三國專門技師之同意。

（七）日本政府表示膠濟支線之烟灘鐵路，可由中國自行建築，若用外資，國際新銀團可以承借。山東交涉，到了此時，方算告一段落，到六月二日，方才正式換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却說曹錕見魯案問題已經解決，方才有些允許出作調人之意。恰好曹錕也來向曹錕關說，曹錕這時又礙於兄弟之情，只得派王承斌出關調停。這時孫世昌也託張景惠向奉張說和，兩人便同向張作霖竭力斡旋。恰巧吳佩孚也派車慶雲出關接洽，和議空氣一時充滿。此之謂回光返照。正是：

弱國無外交，世事憑強力。

未知是否成爲事實，且看下回分解。

民國成立以來，內閣軍閥，往往利用外交爲內爭之武器，此等計劃，在外國亦有之。然外人利用外交，決不失本國之體面，而吾國則不但丟臉，且喪失主權，於是引起戰事，互相攻擊，而人民又受其累。誠所謂內訌外患，交迫之秋也。當此時代，惟有人民自身力量，還能震懾外人，警察即其明證。若信任政府，倚賴軍閥，是直召亡而已。愛國云乎哉！

第一百三十回 強調停弟兄翻臉 爭權利姻姪失歡

却說關外調人麴集，和平空氣，瀰漫遼遠，誰知張作霖受了梁集迷惑，以爲有了倒吳的計畫，所以不肯答應。而且新近得了廣東和浙江方面的聯絡，已經訂立三角同盟。據傳三角同盟的內容，是以孫中山先生爲總統，段祺瑞爲副總統，梁士詒爲總理，段芝貴督直，吳佩孚免去直魯豫巡閱副使職，專任兩湖巡閱。此事即使實現，亦非久長之計。因奉張與洛吳都是護武派，中山先生豈能作他傀儡，且以先生之明，深知張的作用，亦未必肯登台也。

條件的內容，曹錕也有些接洽，不過是否實在，卻未可知。張作霖有了這些援助，愈加膽壯氣豪，便決定用武力解決。到了二月中旬，梁士詒續假，張作霖便把原駐紮在關內軍糧城地方的奉軍，一律調出關外，以示決絕。明明要派兵進關，却先把原在關內之兵調出關外，此正所謂欲取姑與，欲前却之法。局外人視之，真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丹。這一舉，嚇得徐世昌十分不安，立刻派遺孟恩遠趕出關去調解。曹錕也仍派王承斌出關，要求張作霖，不要把奉軍調出關去，誰知兩人到了關外，孟恩遠竟連說話的機會，也得不到，王承斌雖竭力向張氏挽留，也毫無效果。

這時吳佩孚因兵力散在陝西兩湖，準備未週，所以十分靜默，並且屢次通電關，說本人和奉張決不開戰。欲委謝形徐世昌，則鑒於國民不滿梁氏，樂得去梁以媚吳，又因這時已由梁關問題，而變爲奉吳的本身問題。梁氏去留，反倒無關大計，所以在二月二十五日，拍發了一個通電，表示去梁，士詒而改任鮑貴卿組閣，因鮑張有親，對

直方也有好感，或能消弭戰禍，也未可知。其實這等計劃，並沒多大效力。誠信不孚，而德誠得請以資聯絡，豈有濟乎？卻偏有張景惠、秦華王、承斌、曹銳、孟恩遠這些人，竭力的拉攏。至於鮑貴卿呢？因為雙方一經開火，自己的總理便沒了希望，更是起勁，也跟着張景惠這班人去向張作霖懇情，一半爲公，一半也帶着探探老張對自己的意思如何。誰知老張毫不客氣，依然表示強項。鮑貴卿這時彷彿兜頭澆了一杓冷水，再也不敢妄想做什麼總理，立刻便謝絕了徐世昌。

這時曹銳也在奉天，他對於吳佩孚本來有些妒忌，所以挽留奉軍的意思，十誠分懇，非但希望他不要撤出關外，並且要他增加實力，以保衛京津治安。奉張因提出幾個條件：第一，梁士詒復職；第二，吳氏免職；第三，段芝貴督直；第四，京津地方完全劃歸奉軍屯駐。一想情願，此亦亦未過分。果然把中山先生一說丟置，後可見此公非真能操御先生者。曹銳滿口應承，當時回到保定，曹錕見了這條條件，却也有些不高興道：「我現做着直魯豫巡閱使，直督應當由我支配，京津是我的地盤，怎的讓他屯兵，倒不許我干涉？這不僅是倒子玉，簡直是和我下不去了。」此語却不攪道。曹銳道：「當時我也是這樣想，後來仔細研究了一下，方才悟到兩亭這兩個條件，一半倒是爲着哥的好。」曹錕道：「奇了！這種條件，怎說倒是爲我呢？」曹銳道：「三哥試想，直系的兵權，差不多全在子玉手裏，就可謂巧可知矣。但曹三畢竟不是小孩，豈能如此容易上當？現在要免他的職，如何肯依？假使翻過臉來，連三哥也不認了，三哥豈不要吃他的虧？要是奉軍駐紮在京津一帶，子玉肯聽三哥的命令便罷，假使不服從時，我們便可派京津的奉軍去勸除他，却不爽利。」真是哄孩子語，於此可見曹四不但不知愛國愛民，簡直對於乃兄亦不恤屢假拍寶。曹錕想了一想道：「且等我斟酌斟酌再說罷。」曹銳不敢多說，就此擱過不談。

那時張作霖和吳佩孚均各扣留車輛，預備運兵。雙方的情形，更是漸次露骨。各位人，均已無力進言，一個個敬謝不敏，只得去請出幾位老前輩來。兩位是屬於奉方的趙爾巽、張錫鑾，一位是直方的王士珍。還有張紹曾

王占元孟恩遠三位。這幾位先生，倒好像專作和事佬的，可惜成說很高明。也附着他們三位的驥尾，拍了一個調停的電報，給張作霖和曹錕，原電曰：

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為多。近以閩粵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啓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即在眉睫。其實奉軍入關，據開伸師，原經同意，兩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兩公和平之主旨，可見一斑。况就大局言之，關澳接收伊始，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兩公任重兼圻，躬負時望，固不肯作內爭之導，重殘國脈，遺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兩公昔同患難，誼屬至親，亦不忍為一人一系之犧牲，自殘手足。事理至顯，無待煩言。現在京津人情，震動已極，糧食金融，均呈險象，斷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兩公大力者，躬親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風謠。定將來之國是，弟等息影林泉，驚心世變，思維匹夫有責之義，重抱棟樑崩折之憂，竊欲於排難解紛之餘，更進為長治久安之計，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一堂敘晤，消除隔閡，披剖公誠，一面聯電各省，進行統一，弟等雖衰朽殘年，亦當不憚馳驅，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見，藉為貢獻之資。愛國愛友，人同此心，迫切陳詞，敬祈明教。兩公如以弟等謬論為然，並請雙方將前綫軍隊，先行約退，其後方續進之兵，務祈中止前進，以安人心，而維市面。至於電報傳論，暫請一概不聞不問，專務遠大，是所切禱。

另外又拍了一個電報給吳佩孚，詞意大略相類。各方接了這幾個電報，也並沒有什麼表示。在吳佩孚一方，因見各方面情形，愈迫愈緊，知道非一戰不能解決，便親自趕到保定，來見曹錕，請曹錕召集一個會議，付之公決。曹錕也正想借會議來決定和戰，便於四月十一日，召集全體軍官，開軍事會議於保定。吳佩孚、曹錕、張福來、王承斌、馮玉祥、張之江等重要高級軍官，均各列席。由曹錕親自主席，吳佩孚、張福來等都主張作戰，曹錕和曹錕都主張議和，討論了許多時候，還沒解決。曹錕意存猶豫，張福來憤然說道：「老帥願意仍作直系領袖，不受他人

節制呢？還是願作別人的附庸如其願做直系領袖，不受他人節制，除却努力作戰，更有何法如其願作奉派附庸，也不必更說什麼和不和，我們立刻投降了他們，豈不省事？」倒是他爽快。衆人聽了這幾句話，都不禁失色。曹銳曹鏞大怒，一齊起立道：「你是什麼人，敢說這反叛的話，難道不怕鎗斃嗎？」說着，都拔出手鎗來。何廷鏡說曹四曹七一味媚賊，媚即所以倒矣也。

王承斌慌忙勸住馮玉祥，也起立道：「張氏通日賣國，舉國痛恨，非聲罪致討，不足以蔽其辜。如不戰而和，恐怕全國痛恨之心，將轉移到我們身上來了。到了那時，老帥身敗名裂，恐怕悔之晚矣。」馮氏善於軍明大體，而勇於有爲，只此數言，公義私情兩備。曹銳之意稍動，回頭看張國鎔與心山張錫元等諸將時，只見他們也一齊起立道：「非一戰不足以盡守土之責，非驅張不足以安國家，謝天下，請老帥下令，我們情願率領部曲，決一死戰。」吳佩孚也道：「將士之氣如此，請老帥弗再猶豫。」曹銳見衆人都如此說，也有些醒悟，那曹銳曹鏞却依舊揎拳擄臂的，在那裏和衆人爭論。曹銳見兩位老弟如此，白覺不好意思，只得放出哥哥樣子，把他們喝退，二人都氣忿忿的走了。

曹銳久任直隸省長，因在氣頭上，便要提出辭職，經幕僚再三相勸，方纔改辭職爲請假，所有職務，都由警務處長楊以德代理，這裏吳佩孚等見曹銳曹鏞已去，便從新討論作戰計劃，先由他解釋現在的形勢道：「我們以前所以不敢立刻決裂者，第一因爲兵力都散在陝鄂，二則恐怕粵中出兵攻接江西福建，使兩省自顧不暇，無力牽制浙江。那時盧永祥之兵，得聯絡馬聯甲蔣部，擾我後方，更有趙傑首鼠兩端，亦可從河南響應。本方爲我們心腹之患。現在粵中孫陳分裂，決無暇對外，閩贛便可以專力對付浙江，浙江也決不敢輕易出兵了。馬聯甲蔣部，沒有盧氏援應，也就不敢妄動。至於趙傑，我已用優勢的兵力，將他監視，料他也決不敢明白表示態度。何況陝西湖北之兵，現已集中河南陝西方面，已決意暫來，如不能一戰，那裏去抵補陝西的損失，再則我們財力不足，餉彈匱乏，不易久持，敵方有日本爲後援，又經過多年的積蓄，倒皖時，又得了許多軍資，餉械都極充足，利於持久。」情勢顯然

雙方均有關係，或兩不相干之人，則結果仍不能討雙方之好。靳氏前車，亦可借鑑。總之身為總統，而無用人之權，弊之所及，往往如此。於蔣鎮又何責哉！

第一百三十一回 啓爭端兵車絡繹 肆辨論函電交馳

却說曹錕退回保定，吳佩孚大怒，立刻回明曹錕，要依法懲辦。曹錕也很不以曹錕爲然，惟因礙於手足之情，只好馬虎一點，僅免去曹錕二十六師師長職，委張國鈞繼任。吳佩孚見內部一切已妥，便即分遣軍隊，向北前進。這時直方的軍隊，有王承斌所轄的二十三師，原駐保定附近，張國鈞的二十六師，回駐馬廠之南，張福來的二十四師，在四月中開駐涿州，第十第十五兩混成旅，第二第三兩補充團，本來駐在高碑店，也由吳佩孚令調北上，至琉璃河駐紮，其餘如第三師和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調北上，進駐涿州良鄉清河等處。馮玉祥一方面，有馮玉祥自統轄的第十一師，胡景翼的暫編十一師，吳心田的第七師，劉鎮華的鎮嵩軍，張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張錫元的一旅，陝西陸軍第一第二兩混成旅，也都出潼關進駐鄭州一帶，軍勢非常壯盛。上回寫來方張兵此處把直派將進逐對照，熱鬧中却極整齊。前衛哨兵，和奉軍愈接近，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吳佩孚自己在保定指揮調度，也覺十分勤勞。一天，正在軍書旁午之間，忽然接到張作霖四月十九日發出的三通電報道：

民國肇造，已逾十年，東北紛爭，西南倣擾，兵戈水火，民不聊生，大好河山，自爲分裂。黨爭藉口，以法律事實爲標題，軍閥弄權，據土地人民爲私有，擾攘不已，安望治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况自華府會議以後，已爲友邦視線所集，國牆未息，外侮頻來。匹夫橫行，昔人所恥，作黨不敏，怒焉心搗。戎馬半生，飽經憂患，數年內亂，無絲毫權利之心，一秉至誠，唯國家人民是念。賭邪說暴行之日甚，覺接崩棟折之堪虞。竊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甯

盡守土之責，各奉中央號令，直軍決不出關尋釁。否則我直軍忍無可忍，至不得已時，惟有出於自衛之一途。戰事應由何方負責，諸君明哲，必能辨之。抑佩孚更有言者：年來中央政局，均由奉張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巡閱使亦從無絕對之主張。此次梁氏恃有奉張保護，遂不惜禍國媚外，倒行逆施。梁氏如此，而爲之保鑣者，猶不許人民之呼籲，他人之評發，專與國民心理背道而馳，誰縱天驕，而壹意孤行？若是諸君應知中國之分裂，自洪憲始。洪憲帝制之主張，以梁氏爲渠魁。丙辰以來，國庫負債增至十餘萬萬，人民一身不足，以負擔，已貽及於子孫矣。乃猶以爲未足，必庇護此禍國殃民之盜賊，使實施其最後之拍賣，至不惜以兵威相迫脅，推其居心，直以國家爲私產，人民爲豬仔，必將此一線生機，根本鏟除而後已。夫以人民之膏血養兵，復以所養之兵，保護民賊，爲殃民之後盾，事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者？諸君代表直省三千萬人民請命，佩孚竊願代表全國四萬萬人請命也。敢布區區，惟諸君垂教焉。」等語，謹聞。

看畢笑道：「這電文很合我的意思，就教他們趕緊拍出去罷。張勳的電文，也不用我覆他，不如請老師回他幾句就得了。」談笑聲中，與張勳之劍拔弩張，不同勝負之數，已亮於此。因又回顧參謀道：「借們的兵，差不多已調齊了，應該趕緊決戰。是我想另外擬一個電稿，拍給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各督和煥章，叫他們跟我連名拍一個通電，催張勳立刻和我們決戰，你看對不對？」參謀秘書等都唯唯稱是。佩孚便又教白秘書擬了一個電報道：

「自軍閱肆虐，盜匪橫行，殃民亂國，盜名欺世，不曰去障礙，即曰謀統一，究竟統一誰謀，障礙誰屬，孰以法律事實爲標題，孰據土地人民爲私有弄權者，何人閱牆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國共觀，當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義之言，以盜匪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邪者不見其正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爲欺世。言道義而行盜匪，自以爲舉世可欺，聽其言而觀其行，殊不知肺腑如見，事實具在，欲蓋彌彰，徒形其心勞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許國，比年來去國鋤奸，止戈定亂，無非爲謀和平求統一耳。區區此

心，中外共見。無論朝野善類，南北名流，如有嘉謨嘉猷，而可以促進和平者，無不降心以從。其有藉口謀統一面，先破統一，託詞去障礙而自爲障礙者，佩孚等外體友邦勸告之誠，內拯國民水火之痛，惟有盡我天職，扶持正義。彼以武力爲後盾，我以公理爲前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試問害民病國者何人？結黨營私者何人？亂政干紀，割國督者又何人？輿論卽爲裁判，功罪自有定評。姦賊不除，永無甯日。爲民國保莊嚴，爲華族存人格，凡我袍澤，責任所在，除暴安良，義無反顧，敢布腹心，惟海內察之！

這電報拍出去後，不一日，馮玉祥和江西的陳光遠，江蘇的齊燮元，陝西的劉鎮華，河南的趙倜，山東的田中玉，湖北的蕭耀南，都紛紛覆電贊同。這通電便於四月二十一日發了出去。一面分配兵力，這時直軍動員的已有十二萬人，在洛陽的是陸軍第三師，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師，在離海東的是十一師，在洛陽間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兩師，二十三師在涿州良鄉一帶，二十五師在武勝關，二十六師在德州保定一帶，第五混成旅在鄭州山東一帶，十二三十四三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處，一三三四四補充團在涿州良鄉等處，共計有八師五混成旅三團的兵力。吳佩孚因決定以洛陽爲根據地，大隊集中鄭州，分作三路進兵：第一路沿京漢路向保定前進，迎擊長辛店一路的奉軍，以京津爲目的地；第二路側重滎海路，聯絡江蘇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馬聯甲的舊部和浙江盧永祥的襲擊，却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東路張國鈞聯絡，攻擊奉軍的柞本地；第三路是馮玉祥的部隊和陝軍集中鄭洛一帶，堅守根據地，兼爲各方援兵。

調度已畢，忽又接得間諜報告說：「奉軍因戰線太長，業已改變戰略，大隊集中軍糧城，總司令部設於落堡，總司令由張作霖自己兼任，副總司令是孫烈臣，東路軍在京津一帶，向靜海前進，又分爲三梯隊：東路第一梯隊司令張作相，率領的軍隊就是自己的二十七師，集中廊坊，東路第二梯隊司令是張學良，率領的軍隊除卻自己的第三旅外，還有一個第四混成旅，集中靜海，東路第三梯隊司令李景林，所領的軍隊除自己的第七旅外，

還有一個第八旅，向馬廠前進。西路軍沿京漢路前進，兵力也分爲三個梯隊。第一梯隊司令是張景惠，率領曹錕奉軍第一師，集中南苑，第十六師師長鄒芬，率領自己的一部分步兵，和第六混成旅，集中長辛店，第二混成旅，鄭殿隆，率領本部兵馬，和第九混成旅爲第三梯隊，向蘆溝橋前進。永定河一帶還有援軍甚衆，據聞有五個補充旅，九個混成旅之多。總算兵力，有十二萬五千人，都打着鎮威軍的旗號，向南方前進。此處又將雙方兵力，作個點點，因事實頗難，不知此不能詳目也。

吳佩孚見奉軍已改變戰略，自己也不得不將直軍的佈置，略爲更動。正在沉吟斟酌之中，忽然曹錕又送來一個回答張作霖的電稿，令吳佩孚斟酌。吳佩孚只得先展開那通電報看道：

民國肇建，戰禍頻仍，國本漂搖，民生凋敝。華府會議以來，內政外交，艱難倍昔，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國內一舉一動，皆爲世界所注目。近者奉軍隊伍，無故入關，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官長，長驅直入，環布京津，魏以事出倉卒，恐有誤會，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遷讓，乃陸續進行，有加無已。鐵路左右，星羅棋布，如小站、馬廠、大沽、新城、朝宗、橋惠、豐橋、燒烟、盆良、王莊、獨流、楊柳、青王、慶坪、靜海以及長辛店等處，皆據險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斷絕，海內驚疑，友邦駭怪。銀有守土安民之責，何詞以謝國家？何顏以對人民？耶向者國家多故，兵爭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設兵事無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慘遭鋒鏑，國基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骨。頃據張巡閱使皓日通電，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甯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請率師徒入關屯兵，期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一語愚竊謂：統一無期，可以斷言。皓電又謂：「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公同討論。」似此則解決糾紛，必須聽之公論。若以武力脅迫其後，則公論將爲武力所指揮。海內人心，豈能說服？總之張巡閱使若以和平爲統一之主幹，此正鑿數年來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爲極端贊同。尤望張巡閱使迅令入關隊伍，仍回關外原防，靜聽國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之相與公同討論。若以武力

爲統一之後，則前此持武力統一主義者，不乏其人，覆轍相尋，可爲殷鑒。錕決不敢贊同，抑更不願張巡閱使之持此宗旨也。錕老矣！一介武夫，於國家大計，何敢輕於主。張諸公愛國之誠，謀國之忠，遠倍於錕，迫切陳詞，俾候明教。

吳佩孚見措辭很妥當，便命回覆老帥，照此拍發，不必再有什麼更改了。一面便繼續調撥兵馬，自己的總司令部，設在保定，自不必說。依照前次的軍事會議，命張國鈞爲東路司令，率領本部的二十六師，葛豪的十二混成旅，彭壽莘的十四混成旅，董政國的十三混成旅，吳佩孚自己的第三師的一旅，防守子牙河大城。任邱等處。命王承斌爲西路司令，率領本部的二十三師，張福來的二十四師，孫岳的十五混成旅，張克瑤的第一混成旅，吳佩孚自己所部第三師的一部分，和直隸陸軍三個混成旅，防守固安琉璃河一帶。命馮玉祥爲後方司令，率領閻治堂所轄的兩師，並河南湖北各一師，一混成旅，保守鄭洛，爲各方呼應。佈置既畢，忽接大總統徐世昌來了一道命令，正是：

方看軍將紛紜去，又見調和命令來。
未知命令中說的什麼話，且看下文分解。

奉直初戰，直勝奉敗，吳氏所持理由，亦頗合國人心理。故直並列，而文字上則暗暗以吳爲主，張爲客，非作者有私於吳，以作者爲國民一份子，不得不以國民之是非爲是非也。夫使吳氏能於一戰勝奉之後，善謀其兵因戰危之言，息事齊人愛國愛國，扶助政府，處處向軌道上走去，則令譽彰彰，民情愛戴，安知今日之吳佩孚不猶曩時之華盛頓也。乃一戰而驟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卒之旋踵之間，一敗塗地，本人且不免爲民國之罪人，不亦大可哀哉！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頻施使團作對 空言無補總統爲難

卻說本直戰事愈迫愈緊的時候，其中最着急的，要算河南北數千萬小百姓，因禁不住軍隊的攪擾摧殘，不得奔走呼號，求免兵燹之苦。此外便是大總統徐世昌，因自己地位關係，到也確實有些着急。軍閥政官之言和平者，大率如此。還有各國各使，恐怕戰事影響治安，累及外人，接連向外交部遞了三個警告書。第一個警告，是四月十四日提出的，內容是：

外交團頃悉中國武裝軍隊擬佔據秦皇島火車站，又塘沽警察長六號通知該處本軍司令官擬佔據該處火車站。查一九〇一年條約第九條，中政府讓與各國駐兵某某數處之權利，以期維持北京至海通道。各公使以此係一種專獨權利，故中國武裝軍隊，如佔據此種地點，即係破壞上述條約之規定。本公使聲明此層時，又鑒於華盛頓會議第六號議決案之關於駐華軍隊問題，應同時請貴總長嚴重注意於因此破壞條約舉動而發生之結果。並希將此種結果，警告有關係之司令部爲盼。

第二個警告是四月二十日提出的，大約說：

外交團會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以領銜公使名義，致照會於外交總長，茲特抄附於此，應請貴總長注意。因中國北部及北京城附近，現有中國軍隊調動，外交團特再聲明，必將堅持上述照會之條件，並向貴總長爲最嚴重之申告。如因亂事致外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中國政府負其責任。爲此外交團盼望中國政府應有極嚴厲之設備，以杜武裝軍隊闖入北京，及用飛機由空中轟擊京城之事。爲此照請貴總長查照。

第三個警告，也是四月二十日送出的，大概說：

茲因中國各省軍隊調動一事，外交團認為應請中國政府注意，本公使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貴總長之照會，該照會內開：「外交團特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年內每次內戰，必受外人多少諷笑，實傷其自取其辱。凡外人所受損失，無論其出於軍隊之行動，或因其放棄責任所致，定唯該管區之上級軍官是問。各國必堅持請中國政府責令該上級軍官，個人單獨負其責任。」等因。茲特再為聲明此態度，相應照請查照。

徐世昌一則適於外人的警告，二則適於國民的責備，前外交團警告是亂，怕國民實亂是假。在無可如何之中，只得下了一道命令道：

近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移調，遂致近畿一帶，人情惶惑，閭閻騷動，糧食騰踊，商民呼籲，情急詞哀。迭據曹錕張作霖等電呈聲明移調軍隊情形，覽之深為怒然。國家養兵，所以衛民，非以擾民也。比歲以政局未能統一之故，庶政多有闕失，民生久傷憔悴，力謀拯救之不遑，何忍斲傷而不已。本大總統德薄能鮮，不能為國為民，共謀福利，而區區斷向和平之願，則歷久不渝。該巡閱使等相從宣力有年，為國家柱石之寄，應知有所舉動，民具爾瞻，大之為國家元氣所關，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繫。念生民之塗炭，矢報國之忠誠，自有正道可守，豈待兵戎相見，特頒明令，着即各將近日移調軍隊，凡兩方接近地點，一律撤退。對於國家要政，儘可切實敷陳，以求至中至當之歸。其各協恭匡濟，奠定邦基，有厚望焉。此令。

按自民國六年以後，歷任總統的命令，久已不出都門，現當本而雙方兵連禍結之時，這等一紙空言，還有什麼效力？此老亦自取其辱。何況這時奉直雖然反對，至於痛惡徐氏之心，却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奉方想擁出段祺瑞，直方想捧起黎黃陂，為後文黃陂復職伏線。各有各的計劃，誰還顧到徐大總統四個字兒。這命令下後的第二天，兩軍不但肯撤退，而且愈加接近，同時張作霖宣戰的電報也到了，大約說：

竊以國事糾紛，數年不解，作霖僻處關外，一切均聽北洋團體中諸領袖之主張，向使同心合力，無論前年

衛陽一役，可以乘勝促統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團體固結，不自摧殘，亦可成美洲十三洲之局。乃一人爲梗，大局益禁，至今日而愈烈，長此相持，不特全國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業停頓，亦復虧損甚鉅，曠有煩言。作霖所以隱忍不言者，誠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讒也。不料因此竟無故招謗，遂擬將國內奉軍悉數調回，乃蒙大總統派鮑總長到奉挽留，曹省長親來，亦以保衛京津，不可撤回爲請，而駐軍地點商會挽留之電，相繼而至，萬不得已，始有入關換防，酌增軍隊，與曹使協謀統一之舉。又以華府會議，適有中交兩行擠現之事，其管之聲浪益高，國勢之岌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濟之，所以犧牲一切，以維持國家者，自問可告無罪。若再統一無則，則神州陸沈，可立而待，因一面爲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統一之進行，所有進兵宗旨暨詳情，業於皓日漆日通告海內。凡有血氣者，睹情形之危迫，痛喪亂之類成，應如何破除私見，共同挽救，乃吳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禍國，醉心利祿，反覆無常，領衛陽之兵，干法亂紀，致成憤於死，賣友欺心，決金口之隄，直以民命爲草芥，截鐵路之款，儼同強盜之橫行，蔑視外交，則劫奪贖款，不顧國土，則賄賣銅山，逐王使於荆襄，首破壞北洋團體，騙各方之款項，專鼓動大局風潮，盤踞洛陽，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顯爲蠶食之謀。追脅中交兩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漢商會，竭閩閩之脂膏，塗炭生靈，較閩閩爲更甚，強梁罪狀，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圖，無惡不作，實破壞和平之妖孽，障礙統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當仁不讓，嫉惡如仇，猶復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統一，不願以干戈相見。不意曹使養電，吳氏馬電，相繼逼迫，甘爲戎首，宣戰前來，自不能不簡率師徒，相與週旋，以勵我國家。事定之後，所有統一辦法，謹當隨同大總統及各省軍民長官之後，與海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開會討論公決。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掏誠悃以宣言，既不敢存爭權爭利之野心，亦絕無爲一人一黨之成見。皇天后土，其鑒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瀝以聞，伏維公鑒。

張作霖這一個通電發出後，第二天夜裏，西路便在長辛店開火了。接着東路馬廠，中路固安，也一齊發生激

戰。吳佩孚因見戰事重心在西路，便親赴長辛店督戰。前敵指揮董政國，見總司令親來，格外猛烈進攻，士氣也倍覺勇壯。奉軍張景惠見直軍勇猛，傳令砲兵隊用排砲掃射，卻不料吳佩孚早已有準備，教軍士們都埋伏在樹林之中。那砲火雖烈，卻也不能怎樣加直軍以損害。雙方鏖戰了一日一夜，奉軍把所有的砲彈，已完全放完。此次戰役，西人觀戰，皆謂各國戰爭，從無用砲火如奉軍。此次之利害者，可見奉軍致敗之因，而其砲火之猛烈亦可見。

後方接濟又沒有到，砲火便突然稀少起來。吳佩孚因向董政國道：「敵方的砲火已盡，我們不乘此機會進攻，更待何時？」董政國得令，使命掌號兵士吹起衝鋒號來。一時間直軍都奮勇而進，奉軍死命敵住，雙方又戰夠多時。奉方看抵敵不住，兵心已見慌張。直軍見敵軍陣線將破，加倍奮勇，奉軍正要退却，恰好張作霖因恐張景惠有失，派遣梁朝棟帶同大隊援軍趕到。奉軍聲勢頓壯，梁朝棟令兵士用機關槍向直軍掃射，直軍死傷甚多。吳佩孚傳令急退，奉軍乘勢追趕，追到良鄉相近，直軍早已退進城去。

奉軍想過去抄擊，不料剛到城邊，忽然地雷炸發，把奉軍炸死了好幾百，傷的更衆。以吳氏之勇，安得輕易退却，此中顯然有詐，而奉軍不知，冒昧退避，宜有此殺。此用兵所以貴知彼知己也。

張景惠慌忙傳令退回長辛店。吳佩孚見奉軍退去，正想反攻，恰巧援軍趕到，不覺大喜，立即傳令進攻。想不到奉軍大隊援軍，又從側面攻擊過來。吳佩孚因喚董政國道：「敵軍氣勢正盛，砲火又烈，我們且暫時退回良鄉，再設計破他罷。」又退兵却是奇怪。董政國雖不知他什麼意思，只是軍令所在，怎敢違抗，自然遵令而退，改取守勢。張景惠乘勢進逼，吳佩孚又傳令退軍涿州。

這時恰好王承斌從中路趕到，原來王承斌雖是西路司令，因吳佩孚在西路督戰，所以兼顧中路。這時聽說西路屢退，連夜趕來。吳佩孚見了承斌，便笑道：「我軍正待勝敵，你來幹什麼？」從容談笑，指揮若定，以此在戰安得不勝？王承斌怔了一怔，不覺也笑道：「特來慶賀。」吳佩孚不覺大笑，因握着王承斌的手道：「你道我何故屢退？因我探

得敵軍的軍實彈械，都在三家店，所以詐退誘敵，一面卻分兵去三家店焚燒他的輜重，使他救應不及。我們再從

孚，動問戰事情形，佩孚說了一遍。玉祥沉吟了一回道：「敵軍驍勇，非用抄襲之計不能勝。如敵軍來攻，請總司令在對面抵抗，我率領所部，從側面抄過去夾擊，可好嗎？」吳佩孚大喜道：「如用抄襲之計，最好從榆堡過去，可惜那裏的地勢，我還不甚熟悉，最好你替我在這裏應付一切，讓我到榆堡察看形勢，再作計較。」馮玉祥允諾。吳佩孚便至榆堡察看了一回，回到大灰場，雙方已戰了一日，這時剛才休息。吳佩孚因對馮玉祥道：「榆堡形勢很好，如由此渡河，包圍奉軍，必勝無疑，只可惜王承斌已由我派去援助中路張福來。」上文只言左翼尚在相持之中，不及右翼初疑猶豫，讀此始恍然。一時不克調回，再則奉軍砲火太烈，我軍進攻亦很不容易，不知煥章可有萬全之策麼？正是：欲使三軍能勝敵，全須大將出奇謀。

未知馮玉祥如何決策破敵，且看下回分解。

奉勝則必去徐而擁段，直勝亦必去徐而擁黎，故直奉之戰，無論孰勝，皆於徐不利，均然可見也。徐既明知之，故處心積慮，必使奉直免於一戰，庶已得於均勢之下，保留其地位，故其調停之念，實出至誠，然而私也。事勢至此，竭忠誠之心，未必可以感人，況以公言濟其私，而欲使悍將願兵俯首受命，寧非癡人說夢乎？徐氏素稱圓滑圓滑之標，往往弄得兩不討好，一敗塗地，可笑亦正可憐也已。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凱旋終息戰禍 說法統又起政潮

却說吳佩孚問馮玉祥有什麼計策破敵？馮玉祥想了一想道：「奉軍砲火雖然不能持久，我們不妨以計誘之，可令我帶來之老弱殘兵為先鋒，敵人見了，必然輕進，等他們身入重地，砲彈不繼，然後請大帥抄襲到他背後，那時敵人前後不能救應，必然大敗，我們乘勢進攻，就可以復奪長辛了。」吳佩孚稱善，當下依計而行。此時

能唐馮氏，後來又不能合作，何也？兩軍交綏，奉軍見直軍人甚少，戰鬪力又弱，果然仗着砲火之威，拚命前進，一點不作準備。直軍且戰且退，已退了好幾十里。這邊吳佩孚抄到奉軍背後，前後夾攻，奉軍大敗，急急沖出重圍，逃奔豐台。吳佩孚克復了長辛店，不想張作霖又加派了幾旅救兵，使張景惠重奪長辛店。吳佩孚奮勇抵禦，一日之間，屢進屢退，長辛店得而復失者九次，終究因吳馮二人都是武勇絕倫的大將，張景惠抵當不住，仍復敗退。恰好奉軍中路失敗，許蘭洲陣亡，張作相雖稱善戰，終究不是王承斌張福來的敵手，因此節節敗退，西路也被牽動，不能復戰。張景惠只得率領本部第一師，和第二十八師退往南苑，被駐京的一九兩師遣散。

還有奉軍東路，初時雖屢次得利，連占大城青縣霸縣等處，無奈因張學良受傷，不能猛進，等到西路戰事失敗的消息到後，士無鬪志，俱各潰散。李景林只得率領全軍二萬餘人，退保良王莊、獨流等處。不料直軍進占落堡，乘勢進攻，李景林支持不住，只得潰退。中途又遇直軍用砲火截擊，損失甚重，等到退回山海關時，已所餘無幾。張作霖見戰事已一敗塗地，民國以來戰事往往一敗即潰，此非訓練不精，實緣無主義之戰，兵心不服，故勝則要功而捷，敗則一潰而難收。軍閥家猶恃其武力，不知覺悟，可哀也。只得把司令部移到灤州，以圖再舉。以開平為第一道防綫，令李景林扼守，古冶為第二道防綫，令張作相防守，灤州為第三道防綫，張作霖自己防守，昌樂為第四道防綫，令孫烈臣扼守。一面收拾殘軍，一面補充軍實。

吳佩孚探得消息，便也集中兵力，以胥吾莊為第一道防綫，由彭壽華擔任，蘆台為第二道防綫，令程旅擔任，軍糧城為第三道防綫，由王承斌擔任。前鋒和奉軍小接觸了幾次，陣陣勝利。灤州附近的地方，到也佔領了不少。一面又由海軍總司令杜錫珪截擊奉軍的歸路。原來杜錫珪本不決定助吳，後因薩鎮冰南下，說蔣拯北上討奉，蔣拯欣然答應，所以海軍便加入了直方。前此奉方張宗昌想率兵乘艦，由青島登陸，海軍也曾幫助田中王迎擊。一面由田中王通告日本，禁止奉軍登陸。張宗昌的計策，方纔完全失敗。所以我國的海軍力雖然很薄弱，然而在一

內戰時，却也很有用處。湯羽的海軍，頗有利於內戰，此二句言之痛心。閒話休提。

再說張作霖，在沒有戰敗以前，知道徐世昌屈伏於直軍武力之下，與自己必無利益，便已通電獨立，東三省政事，由東省人民自主，不受政府節制，與長江及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動，一面又暗地聯絡河南趙倜、趙傑兄弟，教他們獨立。趙倜因河南的直軍尚多，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一時不敢輕動，但是又怕將來直軍戰敗，對不住奉方，不好見面。左思右想，只得宣告中立，以免得罪一方。不想剛在宣告中立的一日，奉軍便已敗退軍糧城，趙倜十分懊悔，惟恐吳佩孚要和自己下不去，正在惶惑無主的時候，忽接報告說：「中央查辦奉直戰爭中罪魁的命令已下。」打落水狗。趙倜不知查辦的是些什麼人，急忙要來一看，却有兩道命令，第一道是勅令奉軍出關的原文道：

前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移調，至近畿一帶，迭經令飭分別飭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戰事。近數日來，槍砲之聲，不間晝夜，難民傷兵，絡繹於道。聞閭震驚，生靈塗炭，兵因戰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嚴飭所部，停止攻擊。奉天軍隊，即日撤出關外，直隸各軍，亦應退回原駐各地點，均候中央命令解決，務各凜遵。此令。

第二道命令，纔是查辦罪魁的原文道：

此次近畿發生戰事，殘害生靈，折傷軍士，皆由於葉恭綽等構煽醞釀而成。禍國殃民，實屬罪無可道。葉恭綽、梁士詒、張弧，均着即行褫職，並褫奪勳位勳章，逮交法庭，依法訊辦。此令。

趙倜看完，把命令一擲，歎了口氣道：「事無曲直，兵敗即罪。葉梁等都是奉方的人，使直方戰敗，恐怕都是功臣了。」此公公然作此公論，令人發笑。他話雖如此說，却已知奉方不足恃，竭力想和直派聯絡，因恐趙倜不知進退，有些

意外的舉動，以致挽回不來，便急忙拍了個電報給趙傑，教他不要妄動，想不到趙傑在前一天已經闖下了一場大禍。原來新雲鶚的軍隊，原駐鄭州，因直奉大戰，形勢吃緊，所以開拔北上助戰。料不到剛到和向橋地方，便遇着趙傑的軍隊，一陣邀擊，新雲鶚出其不意，如何抵敵得住，抵抗了一陣，便敗退待援。等到趙倜電報到時，已經不及

那靳雲鶚敗至武勝關後，立即電告曹錕吳佩孚以及直系各督軍乞援。吳佩孚見了這電報，便批交馮玉祥相機辦理。其餘田中王陸光張文生齊燮元等，也分電馮玉祥和趙倜，願出任調停。那馮玉祥知道趙長兄弟已為奉方所收買，決不肯善罷干休，所以一面請趙倜制止趙傑進攻，一面派兵救援靳雲鶚。那趙倜見事已決裂，因和左右商議道：「馮玉祥如果真心調停，就不該派兵前來，這顯然已不放心我了。」趙倜要是由他削平老二，我的勢力愈孤，他必然再行大舉攻我，那時悔之何及？到不如乘他不防，暗地在半路襲擊，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豈不強如坐以待斃？」趙倜一想，這所謂知己而不知人也。左右也都慫恿他用武力解決，趙倜意決，便派兵埋伏在中牟附近，專等馮玉祥的軍隊斷殺。馮玉祥原是近代智勇名將，如何不防？此所謂知己也。他一面派兵前進，一方早已另派精銳，繞出中牟之後，以備萬一。趙軍如何知道？一見馮軍，便槍砲齊發，不防馮軍的別動隊，從後包抄過來，兩面夾攻，趙軍抵擋不住，敗回開封。這時曹錕吳佩孚還不會知道趙倜邀擊馮軍的事情，所以在電呈徐世昌的時候，並不會說及。那徐世昌已在直軍全權支配之下，見了電報，自然巴結，當即下了一個命令道：

據直魯豫巡閱使曹錕電呈：「據駐鄭旅長靳雲鶚王為蔚等報稱：『河南第一師師長趙傑，率領所部，襲攻鄭州，職旅迫不得已，竭力抵禦。』等情。查鄭防向由該兩旅駐守，趙傑竟敢聲言驅逐，逕行襲擊，已電飭該旅長等固守原防，弗得輕進，請即將趙傑撤職官勳，並免去本兼各職，交河南督軍依法訊辦。一等豫省地方緊要，該師長趙傑身為將領，豈容任意稱兵，擾亂防境，着即行撤奪官職，並勳位勳章，交河南督軍趙倜依法訊辦，以肅軍紀。此令。」

這命令剛才發表，趙倜截擊馮玉祥的報告又到，徐世昌只得也下令查辦。改任馮玉祥為河南督軍，遞遣陝西督軍缺，由劉鎮華兼署。查辦張作霖的命令，也在同日頒布。蒙疆經略使東三省巡閱使等職，一律裁撤，並調吳俊陞為奉天督軍，馮德麟為黑龍江督軍，袁金鎧為奉天省長，史紀常為黑龍江省長，至於河南方面，趙倜趙傑的

實力已完全消滅，自然毫無抵抗，逃之夭夭。所晦氣的，只有開封商民，未免又要搜刮些盤費，給他使用，這原是近來普通之事，倒也用不着大驚小怪的。極其痛語，備作惡話，作者未免忍心。丟下這邊。

再說張作霖雖然戰敗，在東三省的實力，並未消滅。北方屢屢思，雖曰人謀，亦地勢使然。徐總統一紙公文如何，用不到一天，東三省的省議會商會農會工會等團體領袖，因要巴結張，立刻發電，否認張作霖免職命令，那吳俊陞馮德麟袁金鎧史紀常等，自不消說，當然也通電否認。可是張在灤州一方面，因前鋒屢敗，海軍又圖謀襲擊後方，不敢逗留，支持了幾日，便退出灤州，直軍乘勢佔領古冶開平窪爾里等處，因吳佩孚此時日光已從軍事移到政治方面，也不大舉進攻。倘能從此不用武力，豈不大妙？初時曹錕想請王士珍出來組閣，曾由曹錕領銜，和吳佩孚田中玉陳光遠李厚基蕭耀南齊燮元馮玉祥劉鎮華陸洪濤等聯名請王士珍出山，收拾時局。王士珍雖非絕意功名的人，因鑒於時局的糾紛，並未全解，吳佩孚又尚有別種作用，辭謝不允。吳佩孚因和左右商議，擁護黎元洪出山，以恢復法統為名，庶幾可以號召天下。舊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衆議院議長吳景濂，見國會會有復活的希望，自然歡喜。這班議員先生，也陸陸得可憐了。他們在吳佩孚門下活動已久，此時見他要恢復法統，王家襄便竭力撮道：「南北的分裂，實起於法統問題，大帥主張恢復法統，實是謀國的不二妙計。國會恢復，黃陂復職，南方護法的目的已達，當然只好歸命中央，那時統一中國的首功，除了大帥，誰還當的？上便算美國華盛頓的功勞，也不過如此罷。」吳景濂也道：「大帥在戰前本已想奉黃陂復位，因為外交團恐怕增加一重糾紛，表示反對，大帥纔沒有實行。現在奉軍已一敗塗地，中央的事情，只要大帥一開口，誰還敢說半個不字？何況恢復法統，原是為國為民，並不是為自己謀利益，國民正求之不得呢。大帥果肯做這樣的義舉，全國人民，竭力擁護，還不夠，誰還肯反對嗎？」吳佩孚道：「我早已想過，恢復法統有兩件最重要的，一件是恢復國會，一件是請黃陂復職，只不知先做那件纔好。」吳景濂道：「這不用說，自然要先恢復國會。」自然公的地位，要緊。一笑。總統是由國會產生的，不恢復國會，總統便

沒根據了。」吳佩孚道：「這件事，我已示意長江上游總司令孫馨遠，請他做個發起人，他已拍過一次通電，你們見過沒有？」王家襄道：「我是吳議長向我說的，却不曾見過原電。」吳佩孚便把孫傳芳的原電找出來，遞給王家襄，王家襄接來看道：

鞏固民國，宜先統一，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屬階，統一之歸來，即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非常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職可消，倘有擾亂之徒，應在共棄之列。

王家襄看完電又道：「這也奇怪，響遠這電報，說得很切實，為什麼竟一些應響也沒有？」吳佩孚道：「這也無怪其然，你想我們內部自己也沒決定確當辦法，怎樣有人注意，既你們兩位都贊成先復國會，等我稟命老師，和各省督軍，聯名發一個通電，徵求國民對於恢復國會的意見就是了。」吳景濂笑道：「這是好事，誰肯不贊成？何必徵及別人意見？」此公向來專探老毛病至今不改。吳佩孚道：「話雖如此說，做總不能這樣做，而且我主張發電時，還不能單說恢復國會，須要夾在召集新新國會和國民會議聯省自治一起說，方才不落痕跡。」王家襄吳景濂都唯唯稱是。王家襄又道：「北方的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了南方的事情，也須注意纔好。」在事實必有此語，在文字亦不可不有此伏筆。聽說廣東政府已下令，教李烈鈞等實行攻贛，大帥也該電飭老陳加緊準備才好。」吳佩孚道：「不打緊，南政府免了陳炯明的職，陳炯明難道就此罷手不成？你看，不要多久，廣東必然發生內爭，那時他們對內還沒工夫，還能打江西嗎？」吳氏辦事，不愧能人。吳景濂忙答道：「大帥是料敵如神的，當然不得有錯，我們那裏見的到呢？」王家襄道：「你我要是見的到此，雖不能和大帥一般威震四海，也不致沒沒無聞了。」說得吳氏哈哈大笑。兩個惡難得不要說一個竟居之不疑，都不是真正人才。彼此商議了一回，吳王方才辭出，在一處商議道：「大帥不肯單提恢復國會，恐怕將來還有變卦，我們須要上緊設法才好。」兩人商量多時，便決定再去見曹錕，請他先准議員

五條，代行攝行之規定，自不適用。乃僅以假借約法之命令，付諸現內閣，內閣復任意還諸國會，不惟無以對國民，試問此種免職行動，何以見重於友邦？此不得不望吾國民慎重考慮者一也。聞有人建議以恢復法統為言，並請黃陂復位，國人善忘，竟有率爾附和者。永祥等反復思維，殊不得其解。蓋既主張法統，則宜持有統系之法，律見解斷不容隨感情為選擇。二三武人之議論，固不足變更法律，二三議員之通電，更不足代表國會。此理既明，則約法之解釋援用，自無聚訟之餘地。約法上只有因故去職，暨不能視事二語，並無辭職條文，則當然黃陂辭職，自不發生法律問題。河間為舊國會選舉之合法總統，則依法代理，應至本任期滿為止，毫無疑議。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任期五年，河間代理期滿，即是黃陂法定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為公民，早已無任可復，強而行之，則第一步須認河間代理為不法。試問此代理期內之行為，是否有效？想國人決不忍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國家糾紛。如此則黃陂復位之說，滴陷於非法，以黃陂之德望，若將來依法被選，吾儕所馨香瞻視，若此時始法以梏之，訴諸天良，實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國民慎重考慮者又一也。邇者民治大進，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見。偽造民意者，已覆轍相尋，執法自便者，亦屢試不清。孫帥傳芳，膺電一所謂以一人愛惡為取舍，更張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後亂漸紛。一云云，誠屬懲前毖後之論。顧曲形終無面影，收穫外間耕耘，設明知陷阱而故蹈之，於衛國則不仁，於自衛則不智。永祥等憤目橫流，積憂成痼，夙有棟折榱崩之痛，敢有推抱斂手之心。臨崖勒馬，猶有坦途，倘陷深淵，驕道曷及？伏祈海內賢達，准法平情，各抒證論，本悲憫之素懷，定救亡之大計。寧使多數負一人，勿使一人負多數。永祥等當視力之所及，以盡國民自衛之天職，決不忍坐視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作少數人之孤注也。

這電報是六月三日，盧永祥從浙江拍發的。其餘如上海護軍使何豐林，以及主張聯省自治的褚輔成、孫洪伊等，也都紛紛表示反對。黎氏本人，因此愈加消極了。這時他門下的政客張耀曾等發起急來，也發了一個通電。

約法及總統選舉法之規定，總理在任期中，離職之情形，只有三種：一曰死亡缺位，二曰彈劾去職，三曰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三者有一，即為合法離職。三者以外，總統不讓職於他人，他人不得以離職要總統，若其有之，是非法也。黎大總統於六年七月，被逼離職，尚餘任期一年三月有餘，其離職原因，與前述第一第二兩事無關，即與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亦屬毫不相涉。蓋我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二項，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本師美憲前例，專指總統精神喪失而言。縱謂文義渾括，強為寬解，則所謂故者，當然限於總統本身，所謂不能者，當然限於總統自動。譬如總統久罹重病，或因公遠赴異國，援引適用，尚屬可通。至於事故之生，出自他人，不能之原，由於壓迫，如憑藉兵威，使總統不能在職，不敢復職者，是私擅廢黜總統耳。非法律上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也。私擅廢除總統，本為法所不許，即當然不在法定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列。藉曰不然，則總統選舉第五條二項之規定，不啻明詔為副總統者，時時可驅除總統而代之。敗紀獎勵，莫甚於此。立法本意，斷斷不然。故從法律上立論，自民國六年七月黎大總統之離職，推之法定三種原因，無一而當，是其離職，乃事實上之離職，非法律上之離職也。非法律上之辭職，故不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離職無效，故馮副總統之代理，乃事實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無法律之效力。在昔大法摧毀，事實相向，舍法言權，夫復何說？今則尊崇法統，萬事資以判斷，而法律上固赫然昭示，黃陂黎公，仍在大總統之位，而其行使職權時間，尚有一年三個月有餘也。黃陂離職無效，一旦障礙既去，當然繼續開會。黃陂繼任，應竟其未盡之期，亦猶國會續開，應滿其前此未滿之任。法理彰明，決非曲解，此則顯吾人共加注意者也。茲事體大，解釋疑義，權固屬於國會，敷陳常理，責仍在於學人。耀曾依法言法，自信無他，國人崇法護法，諒有同感。

這電發表，各方的議論愈多，但在時勢情理各方面說起來，黎元洪實有不能不復位之勢。當時黎氏原有這

樣一個通電：

自引咎辭職，熬處數年，思過不愾，敢有他念，以速官謫，果使摩頂放踵，可利天下，猶可解釋，乃才輕力薄，自覺勿勝，諸公又何愛焉？前車已覆，來日大難，大位之推，如臨冰谷。

可見他辭意本來很堅，無奈南方各人，已成欲罷不能之勢，如國務院代表高恩洪，京兆尹劉夢庚，商界代表張維鏞，安迪生，曹錕代表熊炳琦，吳佩孚代表李單率，以及各省代表，共四十餘人，都紛紛赴黎宅請黎復職，正是大運忽迴春氣象，寒門又似市塵中。

未知黎氏肯答應否，且看下回分解。

黃陂起義武昌首舉民國，論革命之功，自屬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論，民國十餘年來，自總統以迄軍閥，亦未有潔身自好，如黃陂者。故以功業言，以道德論，均不得不為民國完人。惜其才識稍短，不免受人利用，遂以退隱之身，再作一度傀儡，致身名兩敗，性命不保，讀史至此，不能不哀黃陂之長厚，而痛恨軍閥政客之無賴也。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擁戴黎公復職 議撤兵張氏求和

如說曹吳和各團體各省的代表，紛紛赴黎宅請黎元洪復位。黎元洪被逼不過，只得說道：「我亦是中華民國國民一份子，各方迫於救國熱忱，要我出來復職，我亦豈能再事高蹈？但現在國事的癥結，在於各省督軍擁兵自衛，如能廢督裁兵，我自當犧牲個人之前途，以從諸公之後。」（語調却亦得體）因又發出一個長電，洋洋數千言，不但文辭很佳，意思亦極懇到。原電如下：

前請第一屆國會參議院王議長衆議院吳議長等宣言，由合法總統，依法組織政府，並承曹吳兩巡閱使

軍受戴，反欲廢之，以怨報德，非所宜出。」不知督軍請復位者，爲有利國家也。元洪請廢督軍，亦爲有利國家也。目的既同，肺腑互諒。元洪與各督軍，分同袍澤，情逾骨肉，十年患難，存者幾人？他日共治天下，各督軍自賴，既倚重之，必保全之。此爲督軍計，應先決者。三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即請俯聽勸言，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侍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留，即欲畫分軍區，擴充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尤當杜絕國會及地方團體，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請先以誠懇之心，爲民請命，勸告各督軍，先令實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都，且願請國會諸公，繩以從前解散之罪，以爲異日違法者戒。奴隸牛馬，萬劫不復，元洪雖求爲平民，且不可得，總統云乎哉？方將老死於津海之濱，不忍與世人相見，白河明月，實式憑之，廢不能，禍不能，盡視然出山，神所弗福，救國者衆人之責，非一人之力也。死無所恨，若衆必欲留國家障礙之官，而以坐視不救之罪責，退職五年之前總統，不其感歎諸公公忠謀國，當鑒此心，如以實權爲難捨，以虛號爲可娛，則解釋法律，正復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痛哭陳詞，伏希矜納。黎元洪叩。

通電發後，曹吳復電，首先贊成，願即廢督裁兵，爲天下倡，請黎早日赴京負責。其餘如河南馮玉祥，陝西劉鎮華，湖北蕭耀南，和孫傳芳，四川劉湘，山東田中玉，安徽張文生，江西陳光遠，江蘇齊耀珊，海軍杜錫珪，薩鎮冰等，也紛紛覆電贊成，此皆所謂今之投機家也。力請黎氏即日督京，更兼黎派政家，也都紛紛催促，以爲機不可失。於是黎元洪在六月十日連發兩電，一電謂：「各督復電允廢督裁兵，謹於十一日入都。」一電謂：「入都暫行攝行大總統職權，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到了次日，由各省代表人等，奉迎入都，攝行大總統職權，明令撤銷六年六月十二日之解散國會令，兼國務總理署教育總長周自齊，外交總長顏惠慶，內務總長高澐，財政總長董康，陸軍總長施貴卿，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農商總長齊耀珊，署交通總長高恩洪等，均准免去本兼各職，特任顏

總統本是仁厚寬大之人，除卻心心念念在於革命救國外，其餘的事情不甚放在意中。近因疊報黃大偉佔領崇義，許崇智佔領信豐南康贛州，李烈鈞占領大庾十分高興，因出師未久，江西已半入護法政府管轄之下，不能沒有統轄的官吏，便下令任命謝遠涵為江西省長，徐元誥為政務廳長。

後來又據報北政府所派的援贛總司令蔡成勳，雖於六月十三日到南昌，却和陳光遠不睦，傾軋甚烈。陳光遠憤而辭職，北政府已下令廢除江西督軍，以蔡成勳節制江西全省軍隊。江西省長楊慶黎原是陳光遠的私人，當然連帶去職。北政府為要見好護法政府起見，不委別人，竟以謝遠涵繼任。謝某苦心一笑，這消息剛好和吳佩孚邀請中山先生北上的電報齊到，中山見了吳佩孚的電報，只付之一笑，並不回答，只催促北伐軍趕緊前進。

想不到六月十五日的晚上十點鐘，中山正在批閱軍牘，忽然接到一個軍官的電話報告，說今夜粵軍將有變動，請總統趕緊離府。中山不信，原是不肯聽許工夫，批閱軍牘如故，又過了兩個鐘頭，忽見秘書林直勉匆匆的進來，向中山行了一個禮，便忙忙的說道：「報告總統，今夜消息很不好，請總統趕快離開公府，暫時避一避。」中山等他說完，很從容的說道：「請你先說明白怎樣一個不好消息。」林直勉道：「據確實的報告，粵軍准定在今夜發動，圍攻公府，請總統趕快暫避。」中山微笑道：「避便險惡，也決不至做出這種滅倫反常的事情，何況其部下又都是我久共患難的同志，就使賊存確有此心，他們也未見得肯助桀為虐。你聽得的，莫非是些謠言罷？」正說着，參軍林樹巍也驚慌失色的走了進來，中山方要詢問，林樹巍已啓口說道：「請總統趕緊離開公府，粵軍要來圍攻公府了。」中山道：「你們不必驚疑，這必是不逞之徒，在那裏造謠，諸君萬一信以為實，反使粵軍生疑，倒是激之成變了。」林直勉道：「粵軍素來蠻不講理，總統決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總統將怎樣辦呢？」中山慨然道：「廣州的警衛軍，我已全部調赴韶關，即此便可見我並沒有一點疑忌彼等之心，就使他們要不利於我，也何必出此下策。自是仁人長者明哲之見，其知直勉所言，不可以常理度之何？如敢明目張膽，謀叛作亂，以兵力

加我，則其罪等於滅倫反常，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況我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託的重任嗎？性命輕而體面重，先生可謂見大持重。我在今日，惟有爲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

其言慷慨，可泣鬼神。林直勉、林樹巍等見先生決心如此，不敢強勸，只得太息而退。

中山因時候已遲，便也退入私室就寢，誰知剛好睡倒，各處的電話，接連不斷的，都來報告這事，請中山速速離開公府，中山神態鎮定，一些也不變更。到了二點多鐘，粵軍又有軍官潛自出來報告說：「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兩點鐘出發，並備好現金二十萬，以爲謀害總統的賞金，並且約定事成之後，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日。」按大放假爲粵軍大搶劫之時號。以大搶三天爲攻擊先生之報酬，先生是見于古而陳氏之罪惡不法，上通於天矣。中山聽了這話，還不肯十分相信，正待解說，忽聽一聲很尖厲的號聲，遠遠的飛入耳裏，接着到處也掌起號來，不一刻，號聲由模糊而漸漸清楚，方知粵軍確已發動，因即傳令衛隊，準備防禦，那軍官也告辭而去。這時已有三點多鐘，林直勉、林樹巍等，又來苦勸中山暫離公府。中山厲聲道：「敵存果敢謀逆作亂，則勸亂平逆，是我的責任，豈可膽小畏避，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從心，亦惟有一死殉國，以謝國民，怎說暫避的話？」

數言可貫金石，今日讀之，猶覺生氣盈溢。第一次慨然，第二次慨然，其意愈堅矣。林直勉等再三相勸，中山只是執意不從。樹巍見他堅決如此，知道不是言語所可爭，也不管什麼，便上前挽住中山的手，想用強力扶他老人家出去，一人作倡，人人應和，一時間七手八腳的把一位鎮定不屈的中山先生四面扶住，用力挽出公府。中山先生掙扎不脫，只得和他們同走。

先生不屈於強暴，固橫的威勢，却屬於正義熱烈的武力，爲之一笑。

這時路上已佈滿了粵軍的步哨，見了中山一行人，莫不仔細盤詰。幸喜林直勉口才很好，才得通過。剛到財政廳前，粵軍的大隊已經到來，衆人因被盤詰的利害，不能通過。中山先生只得單身躲在粵軍之中，一同行走。先

生向來非常鎮定，臨到大事的時候，更是從容不迫。粵軍只道是自己隊伍中人，並不疑心。比及到了永漢馬路出口，方纔脫險，便走到長堤海珠的海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溫樹德聽說中山到來，又驚又喜，驚的是粵軍必然確已發動，喜的是總統幸脫虎口。當下忙忙的迎接，到裏面談了幾句。樹德道：「此地無險可守，萬一叛軍大隊攻擊，必又發生危險，不如到楚豫艦上召集各艦長商議一個討賊的計劃罷。」中山然其言，便和他一同到楚豫艦上，召集各艦長商議平逆之策。各艦長不消說，自然義憤填膺，誓死擁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第三天有人從公府逃出，向中山陳訴粵軍的殘暴。中山先問五十多個衛隊的情形，那人道：「衛隊在觀音山粵秀樓附近，對抗了三四個鐘頭，叛軍衝鋒十多次，都被衛隊用手機關槍擊退。死傷的數目，總在三四百以上。後來因為子彈缺乏，才被叛軍繳械。還有守衛公府的警衛團和叛軍抵抗了十多個鐘頭，後來子彈告絕，全被繳械。繳械以後，叛軍又用機關槍掃射，全都被害了。」真可謂竭忠盡誠之能事，盡忠之大觀。中山太息不已，那人又道：「叛軍初時用速射礮注射公府，後來恐總統還在粵秀樓，又用煤油燒斷通公府的橋，以防總統出險。沿路伏着的叛軍更多，專等總統的汽車出來，突出截擊。後來始終沒見總統出府，還仔細搜檢了一回呢。」中山點頭微唱，揮手令退。

那人去後，忽報外交總長伍廷芳和衛戍司令魏邦平來見。中山立刻傳見，兩人進內見了中山，便談論討平叛逆的事情。中山令魏邦平將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的叛軍，恢復廣州防地。魏邦平唯唯遵命。中山又向伍廷芳道：「今天我必須帶領艦隊討平叛軍，否則中外人士必定要笑我沒有勸亂之方，而且不知我行蹤所在，更易使革命志士渙散。」始終其天持重，不辭新於小言。假如畏懼暴力，墊伏黃埔，不盡討賊職守，徒為個人避難苟安之計，將怎樣曉示天下呢？伍廷芳聽了非常贊服，立刻出艦登陸，通告各國駐粵領事，嚴守中立。魏邦平也告辭而去。

主張中立的，不過尚在醞釀之中，尚未完全成爲事實。所以中山惟出以鎮靜，全以至誠示人，大義感人，以期衆人感動，不爲賊用。陳炯明此時本在暗中操縱指示叛軍的行動，並不會公然露面，但是輿論上已唾罵的非常利害。陳炯明沒法，只得差鍾博可帶了自己的親筆信，到永豐艦上，晉謁總統，懇求和解。原信道：

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炯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矣。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歸，此正懇尤語也。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爲日正長也。當此即請鈞安。陳炯明敬啓。六月二十九日晚。

中山見了這封信，還沒下什麼斷語，忽然魏邦平來見，中山便把這封信交給他看。魏邦平把信看了一遍道：「看他這封信，也還說得很懇切，或者有些誠意，不知總統可准調解？」中山正色道：「當初宋亡的時候，陸秀夫恐帝受辱，甚至負之投水而死。魏同志今日之事，不可讓先烈專美於前，我雖才疎，也不敢不以文天祥自勉。宋代之亡，尚有文天祥、明代之亡，也有史可法等，如民國亡的時候，沒有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人，怎樣對得住爲民國而死的無數同志？將來國民的模範，既自污民國十一年來莊嚴燦爛的歷史，又自負三十年來效死民國的初心，還成什麼話？整裂金石，語驚鬼神。魏邦平見中山說得十分嚴正，不覺勃然變色，正是：

正語忽聞嚴斧鉞，厚顏應須冷冰霜。

未知他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以中山先生之仁厚寬大，而竟有利用其仁厚寬大，以逞其干法亂紀悖逆不道之事者，則信乎叔世人心之不足恃，而君子之不易爲也。然而盤根錯節，正以造成偉大人物之偉大歷史，而最後勝利亦終操於偉大人物之手。被陰賊險狠之小人，徒爲名教罪人，天壤塵埃而已。若人觀於先生與陳氏之事，乃又覺君子不易爲而可爲，小人可爲而終不可爲也。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軍艦背義離黃埔 陸戰隊附逆陷長州

却說魏邦平聽了中山先生一席說話，不覺變色遜謝。邦平去後，海軍的消息日漸惡劣，紛傳海圻海環肇和三大艦將私離黃埔，任聽魚珠牛山各破台，砲擊各艦，不肯相助。一時人心極為惶恐，中山仍是處之泰然，非常鎮定。在此危疑震盪之秋，嘗不厭其陳炯明，又何足貴？三艦之意，殆亦如此。因此浮言漸息。過了幾天，鍾惺可又代陳炯明至永豐艦，向中山求和。中山笑道：「陳炯明對我毫無誠意，求和的話，豈能深信？況且本係我的部隊，此次舉動，實是反叛行爲，所以他只能向我悔過自首，決不能說求和。」名不正則言不順，先生以正名爲言，亦是見大體遠。鍾惺可還待再說，忽然魏邦平派人來見中山，中山傳見，問其來意。來人道：「魏司令對陳炯明願任調停之責，擬定了三個條件，先來請總統的示下。」中山問他怎樣三個條件？來人道：「第一條是逆軍退出省城，第二是恢復政府，第三是請北伐軍停止南下。」中山斟酌了一回，方才答應。鍾惺可見中山已經答應，便和魏邦平派來的代表一齊告退。

兩人去後，忽然又有粵軍旅長李雲復派代表姜定邦來見中山。回頭顧慕僚道：「你們猜李雲復派代表到這裏來，是什麼意思？」秘書張俠夫對道：「大概是求和之意。」中山點頭道：「所見與我略同，就派姜代表我見他罷！你跟我多年，說話必能體會我的意思，也不用我囑付了。」張俠夫應諾，便出來招待姜定邦，問其來意。姜定邦道：「此次事件，實出誤會，陳總司令事前毫末知情，近來知道了這件事，十分愧恨，情願來向總統請罪，務乞張總書轉達總統海涵，由對面說。李旅長願以身家性命，擔保陳炯明以後斷無叛逆行爲，也請轉達總統。張俠夫道：「李旅長如果能附義討賊，則總統必嘉獎優容，毫無芥蒂，斷無見罪之意。至陳炯明實爲此次事變的禍首，亦即民國的罪魁，如可赦免，那麼反覆無常的叛徒，誰不起而效尤？還有什麼典型法紀可言！」其言亦頗切。姜定邦再

三請張俠夫向總統進言勸解，俠夫道：「轉言斷沒有不可以的，至於答應不答應，總統自有權衡，兄弟也不敢專擅。」定邦笑道：「只要張同志肯向總統善言，兄弟就感激不盡了。」說畢，又再三懇託而去。

張俠夫回報中山，中山道：「陳炯明請罪，既無誠意，却偏有許多人來說話，難免別有狡計，我們還當趕緊催促前敵各將士回粵平亂，不可中了他緩兵之計。」林直勉等這時也在左右，當下插言道：「在日下狀況之中，這回師計劃實在非常重要而且急迫。聽說溫司令因受敗類何某等挾制，態度非常曖昧，海圻海琛和三大艦也受了叛軍運動，不日就要離開黃埔。如三艦果去，則其餘各艦直對魚珠，都在礮台的監視之下，如礮台發礮射擊，各艦沒有掩護，必然不能再抗，那時前進既為礮台所阻，要遠離黃埔，則海心崗的水勢又淺，各艦決不能通過，那時各艦即不為礮火所毀，也必被他們封鎖，不能活動，束手待斃，總統也須預先佈置才好。」中山微笑道：「我們既抱為國犧牲的決心，死生須當置之度外，方寸既決，叛軍還有什麼法子種種謠言，何足盡信，是與出之以鎮靜，非抱極大智慧人何足以語此？」在此危疑震撼的時候，我們只有明斷果決，支持這個危局，不必更問其他了。」

到了晚上，三大艦突然熄燈，人心倍加惶惑，看中山時依舊起居如常，如屹立之泰山，不可搖動，盡皆嘆服，心思也就略為安定。在危難之時，如主帥一有恐懼擾亂現象，則軍心立散，然衆人如此，而未必能知或而認定，較上者亦屬出之魁強，中山蓋統釋出之自然，故能成偉業也。單等魏邦平調停的條件實現。到了第二天，陳炯明的部將洪兆麟派陳家鼎拿着親筆信，

來見中山，信中的意思大概說：「自己擬與陳炯明同來謝罪，請總統回省，組織政府後，再任陳炯明為總司令。」中山當時便寫了一封回信給洪兆麟，信中所寫無非責以大義，却一句也不提及陳炯明。這天，魏邦平又來見中山，問他逆軍為什麼還不退，廣州魏邦平頓了一頓，方才說道：「這事還沒有十分接洽妥當，最好請總統發表一個和六月六日相同的宣言，責備陳軍各將領，不該輕舉妄動，那麼陳軍必然根據這個宣言，擁護總統，再組政府。」原來中山先生曾於六月六日在廣州宣言，要求兩件事情，一件是懲辦民國六年亂法的罪魁，二件是實行

而兼去其思。乃文能出險，不如所期，始造爲請文下野之言。觀其於文在軍艦時，所上手書，稱大總統如何，可證其欲蓋彌彰已。炯明以免職而修怨，葉舉等以飭回防地而謀生變耶？無論以怨望而謀不軌，爲法所不容，卽以事實言之，文於昨年十月，率師次於桂林，屬陳炯明以後方接濟之任。陳炯明不惟斷絕接濟，且從而阻撓，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師。於陳炯明呈請辭職之時，猶念其前勞，不忍暴其罪狀，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慰勉有加，待之豈云過苛？葉舉等所部，已指定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爲其防地，乃輒率所部進駐省垣，騷擾萬狀，前敵軍心，因以搖動，飭之回防，詎云激變？可知凡此種種，亦非本懷，徒以平日處心積慮，惟知割據，以便私圖，於國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撓出師，終而陰謀盤據，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誠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且卽使陳炯明之對於文，積不能平，至於倒戈，則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與？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縱兵淫掠，使廣州市會人民之生命財產，悉受蹂躪，至今不戢，且縱其凶鋒，及於北江各處，近省各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來不法軍隊，於攻城得地之後，爲暴於一時，已犯天下之大不韙，今則肆虐至於兩月，護法以來，各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北軍之加兵於西南，軍紀雖弛，有時猶識忌憚，龍濟光陸榮廷駐軍廣東，雖嘗以騷擾失民心，猶未敢公然縱掠，而此次變兵，則悍然爲之，聞其致此之由，以主謀者誘兵爲變時，兵械於亂賊之名，憚不敢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爲條件，兵始從之爲亂。似此煽揚因德，汨沒人道，文偶聞野蠻部落爲此等事，猶深惡而痛絕之，不圖爲此者，卽出於同國之人，且出於統率之軍隊，可勝憤慨。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願爲國事馳驅，故以軍事全權付託。今不甘心作亂，縱兵殃民，一至於此文之任用非人，誠不能辭國人之責督者也。此次兵變，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爲不惟自絕於同國，且自絕於人類，爲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爲人道計，亦當去此蓋賊。凡有血氣，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本，勿使遊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愈不可爲矣。以上所述，爲廣州兵變始末，至於國事，則

如大義哉？三則去了腹心之患。衆人一致贊成，正待發電討楊，恰好但懋辛的代表前來，接洽請救。劉成勳大喜，虛已接納，十分優待。當由一三兩軍，共推劉成勳爲川軍總司令，討伐楊森。劉成勳即日就職，分派鄧錫侯、賴心輝、顧曉、劉斌各軍，往攻重慶、瀘州各地，一面電知但懋辛。

此時但懋辛已退到遂寧，得到這個消息，便南下進攻瀘州。楊森聽說劉、但聯軍來戰，不敢輕敵，在永川、瀘州等處，嚴密防守。但懋辛一則報仇心切，二則得了劉成勳所助餉彈，軍勢頗壯，三則楊森兵力已分，反成了此衆彼寡，因此激戰了幾次，楊軍節節敗退，竟被但軍佔了瀘州。楊森便集中兵力，在永川、璧山一方面，并力攻擊劉成勳的軍隊。劉軍方面的前敵總指揮鄧錫侯，是第三軍中最善戰的師長，本不難一鼓擊敗楊森，却因楊森把所有的兵力，大部都在這裏，拚命的抵禦，所以激戰了幾次，都不曾得手。

鄧錫侯焦躁，思得一計，自己向璧山敵陣，猛撲了兩次，卻急忙退守銅梁去了。楊森只道他要渡嘉陵江，取包抄的戰略，便分兵防守這一面。隔日果然探報第一軍渡江的很多，楊森急忙把璧山的兵力，調到青水關。一方面卻把永川方面的軍隊，退到來鳳驛，把戰線縮短，以便救應。璧山不料第三軍渡嘉陵江的，不過一部分，大部還在全德場，得了調救青水關、麻柳坪一帶的消息，便乘勝襲擊。楊軍防守人少，又不曾豫備，支持不住，立刻潰退。等來鳳驛的救兵來時，鄧、侯早已佔了璧山。

在永川一方面的第三軍，是賴心輝所部的隊伍，得了鄧錫侯的約會，也乘勢猛攻。楊森這時，先得了璧山不守的消息，此時又得了這方面的報告，便又傳令來鳳驛的軍隊，退守白市，以便互相救應。

但懋辛自得了瀘州後，隨即進兵佔領合江、江津、綦江等處，這時又下了南川，正待向涪州進攻。楊森恐怕後計有失，急忙分兵去救涪州。重慶方面的兵力，愈加薄弱，鄧錫侯、賴心輝等乘勢猛攻，楊森大敗，退守忠州，連防守涪州的軍隊，也受了影響，連夜退到石柱去了。鄧錫侯等得了重慶以後，立即領兵追擊，探報顧曉克了大竹、劉

命請見。吳景濂見了黎元洪，走上前一步，悄悄說道：「有一件機密事兒，和總統接洽。」黎元洪詫問什麼事？吳景濂道：「財政總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合同，有納賄情事，請總統即下手諭，命步軍統領捕送地方檢察廳訊辦，以維官紀。這是衆議院的公函，這件事情完全由景濂等負舉發之責。」黎元洪接過公函，看了一遍，不覺勃然大怒。黎氏本極深沉，對於官吏受賄，自應奮怒，但此事却不免又受人利用了。立刻下了一個手諭，給步軍統領，着將羅文幹逮交法廷訊辦。步軍統領得了這個緊急手諭，當然不敢怠慢，立派排長王得貴，帶領全排十兵，武裝實彈的趕到羅文幹向公館裏，把士兵四散埋伏，了自己只帶了兩個人上去，叫開了大門，只推說有要緊事要親見總長，問總長可在。家門上不明就裏，便老實告訴了他。王得貴更不說什麼，竟衝將進去。門上攔不住，只得也跟了進來。

羅文幹這時正抱着他的愛妾，在那裏沉酣於好夢之中，忽聽得房門外有人叫喚，不覺驚醒，怒道：「什麼人，這時候還有什麼事？」王得貴道：「總長果然在家，我們奉了大總統和統領的緊要命令，特來請總長去商議要事。」羅文幹怒道：「這早晚還有什麼事？你去回復總統，說我明天早晨再來商議罷。」王得貴道：「這不行，統領說過，今天非請總長一到不行。」羅文幹更怒道：「什麼話？我不去，他待怎樣？」他的愛妾這時已被他驚醒，見羅文幹發怒，忙勸道：「人家這樣要緊來請你，定有了不得的急事，你不去，豈不誤了事？」羅文幹聞着美人口中一絲絲的香氣，吹到鼻孔中來，不覺酥了半邊，立刻很溫柔的笑道：「一時生氣，却把你驚醒了，這又是誰的不是？」他那愛妾也斜着眼睛道：「別胡說啦，還不起來，別誤了國家的緊要事呢。」羅文幹被催不過，只得勉強着衣下牀，開出門來，只見房門口立着三個軍人，和自己一個門房。不覺又發怒，罵那門房道：「什麼人，也不問個明白，也不先來請示，就胡塗胡塗的帶進來。」門上應了幾個是道：「小的和他說過，再三攔他不住咧。」羅文幹又很生氣的看着王得貴道：「你說有什麼事？」王得貴行了一個軍禮道：「統領教咱來請總長即刻過去。」羅文幹道：「什麼事，這樣要緊，你回去說，夜深了，有什麼事，請你們統領明天到部裏來找我罷。」王得貴道：「這不行，我

道羅氏強不到那裏去，便又送到獄裏去，教這位赫赫的總長，重去嘗嘗牢獄風味。王寵惠頗維鈞，孫丹林、李鼎新、湯爾和高恩洪等人，便一齊提出辭職，並通電聲明：「各方舉動，不由正規，無力維持，即行辭職，不到部院。」惟羅案尚有牽涉之處，仍當束身待訊，決不游移。黎元洪接了這個辭呈，當即批准，並即特任汪大燮為國務總理，王正廷為外交，高凌霨為內務，汪大燮又兼財政，張紹曾為陸軍，李鼎新為海軍，許世英為司法，彭允彝為教育，李根源署農商，高恩洪署交通。這件內閣的風潮，總算過去了，閒話少說，書歸正傳。

却說羅文幹下獄以後，到了十二月十一日，經檢察廳宣告羅文幹案證據不足，免予起訴，方才和黃體濂一同出獄。無奈這件事又引起了議員方面的反對。此時的黎總統真叫做四面楚歌，雙方為難。此時的內閣總理汪大燮，已因軍閥政客的反對而辭職，黎總統另任張紹曾為總理，施肇基為外交，高凌霨為內務，劉恩源長財政，張紹曾兼陸軍，李鼎新長海軍，王正廷長司法，彭允彝長教育，李根源長農商，吳毓麟長交通。一國之內閣總長，設置如奕棋，國事安得不壞？這幾位新總長，因恐怕國會投同意票時，遭了否決，竭力拉攏討好，免不得又詢國會的意見。由彭允彝在閣議中提出議決，將羅文幹再交法庭審訊，因此又激起了一次大學潮。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宣言彭允彝干涉司法，羞與為伍，辭職出京，北京於是發生了一個留蔡驅彭的運動，整整鬧了兩個月，正是

國家之敗由官邪，政以賄成世乃亂。

這次學潮結束的時候，孫中山已回廣東，詳細情形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軍閥之離合，大率以利害為斷，利害相同則仇讎亦合，利害衝突則夙好亦離。劉成勳之助但懋辛，特以楊之力是為已敵也，使但懋辛而楊則楊可以不走。然則禍福相倚，盛衰相伏之理，豈虛言哉？

第一百四十四回 朱培德羊城勝敵 許崇智福建鏖兵

卻說廣東自孫中山先生赴上海後，陳炯明便於八月十五日回廣州，在白雲山總指揮處開了一個軍事會議。葉舉洪兆麟尹曦和新近歸附的林虎等都以籌餉爲言，陳炯明因請接近銀行界的陳席儒擔任廣東省長之職。到了第二個月，自己也恢復了粵軍總司令的名稱，以葉舉兼參謀長。此時李烈鈞已拋棄軍事，遶道長沙，赴上海養病。陳嘉祐部在湖南已被宋鶴庚部改編，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等部在福建聯絡王永泉徐樹錚咸致平等。圍攻李厚基，李明揚朱培德賴世璜等部經湖南退入廣西，梁鴻楷部降了陳炯明，至於廣西那面的情形，也很複雜。劉鎮寰既通電就廣西各軍總司令職，而廣西自治軍韓彰鳳據柳州，梁華堂據桂林，陸福祥在桂邊，都和劉氏不相統屬。陸榮廷又在龍州，就廣西邊防督辦職。沈鴻英也在贛南發出通電，班師回桂。這時西南的情形，真可謂亂得一團糟了。兩廣此時情形，真委若亂絲，更通漢軍軍界割據時候。

部說滇軍朱培德，贛軍李明揚，賴世璜等，自從江西退到湖南，湖南邊防，頓時十分喫緊。趙恆惕派人敦勸朱培德等明知久留湖南，也屬非計，故於九月中，又退入廣西，占領全縣，向桂林進展。在桂林的梁華堂，得了這個消息，一面布置防線，一面聯絡柳州韓彰鳳，協力抵抗。韓彰鳳自從驅逐盧蘇，占領柳州後，勢力大張，得了梁華堂的聯絡，更覺氣勢十倍，以爲朱賴屢敗之軍，不足以當一擊，所以不甚經意。梁華堂等候韓彰鳳的救兵不到，祇得獨力抵禦。只一仗，便大敗而退，把一座桂林城，輕輕送給朱賴了。

恰好這時沈鴻英也班師回桂，假道湖南邊境，到了桂林附近，講起沈鴻英軍原和北軍合作，抵抗北伐軍的，這時因岑春煊整頓涇濱，願和中山先生聯絡，所以冤家變爲親家，不但彼此合作起來，而且還加入了一個張開

儒彼此又暫時決定，先由沈鴻英向西南柳州進展，掃除韓彩鳳。那韓彩鳳見滇贛軍占了桂林，重新又來了一個沈鴻英，纔覺有些恐懼，不等兵臨城下，先自在雒容布防嚴守。沈鴻英的前隊到了雒容，雙方開火，因後隊尚未趕到，人數很少，抵抗不住，傳令後退。韓彩鳳以為沈軍如此不經戰，何足畏懼，便乘勢輕進。不料沈鴻英大隊到來，奮勇反攻，韓彩鳳不過是些烏合的民軍，如何抵禦，當即大敗而走，退回柳州。沈鴻英派師長何才傑追擊，又奪了柳州。

韓彩鳳失了根據地，真個弄得無路可奔，祇得以唇亡齒寒之說，向陸福祥告急。陸福祥知道韓彩鳳失敗後，自己也決不能免，不如先發制人，所以並不遲疑，立刻派兵和韓彩鳳合軍，復奪柳州。沈鴻英急忙帶隊來救，已是不及，祇得又退守雒容。韓彩鳳乘勝進攻雒容，何才傑接住劇戰，沈鴻英早悄悄帶了一團多人，繞到韓彩鳳陣後，兩面夾攻，韓軍又大敗而退。沈鴻英乘勢前進，又占柳州。韓彩鳳退到鳳凰嶺，依險而守，一面向割據南甯的陸雲高求救。陸雲高見梁華堂、韓彩鳳等屢敗，恐怕自己也不免，急忙派隊馳救，倚仗人多，把沈軍驅出柳州，重新占領。不料沈鴻英的退却，本屬一種戰略，出城時，城裏早已埋伏了許多便衣兵士。韓彩鳳黑夜進城，如何知道，剛纔天色微明，沈鴻英已經反攻過來。韓彩鳳正待出城抵禦，忽然幾處火起，沈鴻英的便衣軍紛紛發作，和韓彩鳳的自衛軍巷戰起來。韓彩鳳聽說沈鴻英的軍隊已經入城，只嚇得膽戰魂飛，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早走上了三十六策的最上策。不料剛到南門，便被沈軍的便衣隊捉住，韓軍無主，不戰自潰，紛紛繳械。沈鴻英入城，部下解到韓彩鳳。沈鴻英笑道：「他已全軍覆沒，不過一個常人而已，何必殺他。」當下便傳令釋放韓彩鳳，報然感謝而去。沈鴻英一面布告安民，一面因陸福祥幫助韓氏，電陸榮廷請撤換陸福祥和林廷俊，否則限十日退出南甯。陸榮廷也沒有圓滿答覆。此老未歸，也着實可憐。

其時朱培德正在運動駐紮梧州的粵軍劉震寰，對廣州宣告獨立，討伐陳炯明，並實言擁護孫中山先生，在

小時內退出福州。李厚基見了這個電報，勃然大怒，即刻率領親信部隊，到水口來和王永泉決戰。雙方支持了幾天，未見勝負。許崇智探得福州空虛，便派黃大偉和李福林，連夜前往襲取福州。既無守備，自難抵禦。因此黃李兩人，不費吹灰之力，便得了福州。李厚基聽說福州已陷，無心作戰。王永泉乘勢進攻，李軍抵抗不住，立刻潰散。李厚基急忙逃入日本藉的台灣銀行，第二天又逃入中國軍艦。海軍中人對李厚基原無好感，當時便把他監視起來了。他還有留下的親信軍隊，史廷麟部，想復奪福州，再去聲討王永泉，不想也敵不過黃李部隊，只一仗便大敗而退，也被海軍陸戰隊截留遣散。

許崇智與徐樹錚、王永泉進了福州，便商量建設計劃。徐樹錚毫不客氣，何必客氣。決定依照自己所著的建國真詮，設官分職，以制置府名義，任王永泉為福建總撫，統轄軍民兩政。這些消息傳入陳炯明和北京政府當局的耳朵裏，盡皆嫉心。此時陳炯明虎踞廣州，正是全盛時代，立刻便派洪兆麟為援閩總司令，尹驥為總指揮，率部討伐許崇智。洪兆麟雖則接受此項命令，但到了汕頭，便不肯前進，所以此路軍隊和許崇智並未接觸。北京政府所患的，卻不在許而在徐，所以也派江西的常德盛師為援閩總司令，入閩討伐徐樹錚。常德盛進兵以後，又派李厚基為福建討逆總司令，顧鎮冰為副司令，高全忠為閩軍總指揮，龔鎮冰原屬海軍中人物，得北京政府的好處，便竭力為李厚基想法，因此李厚基得脫離海軍監視，赴南京求援。

許崇智等在福州得了這個消息，便開會討論。李福林道：「孫總統昨天電任我們為東路討賊軍一二三路司令，並說前福建第二師長被殺，平已經回到廈門，一定有所活動，南路可以無憂。常德盛未必肯死戰，我們只派隊堵截，也不必十分擔憂。至於高全忠並無大不了的實力，也不足慮。我們現在要留意的，只有海軍一方面罷了。」許崇智等都稱是，便決定防守西北路，一面向海軍疏通，教他們不要幫助北京政府，至少的限度，要守中立。一面又通電，就東路討賊軍司令職。

許崇智部許濟奉了許崇智的命令，在杉關防守。常德盛的軍隊到了杉關，許濟不戰而退。常德盛兵佔了杉關，又向光澤進展。許濟接住，稍許抵抗了一回，便退守邵武。常德盛覺得非常奇怪，反而不敢輕進，竟在光澤逗留，住改攻勢為守勢了。許濟得了這消息，立刻電報許崇智。許崇智大笑，和黃大偉又商量了一條密計，只過了兩日，黃大偉便領着原部投西北路上去了。

一日，忽然徐樹錚來訪，二人談了一回軍情，忽然說起制置府的事情。許崇智道：「制置府的存廢，現在並無問題，只有統撫閩人却非常反對。還是設法改變的好。」徐樹錚默然半晌，方道：「我改任王永泉為總司令，林森為省長，軍民分治如何？」許崇智道：「這也是救急之法，不妨如此決定。」次日，徐樹錚果然下令裁撤總撫，改任王永泉為福建總司令，林森為省長。王永泉初時還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後來聽說是許崇智的意思，十分不悅。王永泉之反對許崇智，蓋種因此。對徐樹錚的態度也漸不如前。徐樹錚見機於十一月二日，離開福州去了。許崇智和王永泉，却仍似往日一般共事。

其時李厚基在南京得了齊燮元的幫助，攜着巨款，到廈門和高全忠商量，要想反攻福州。誰料戚致平的舊部已經接洽妥當，在夜間一齊發動，圍攻高全忠。高全忠大敗，和李厚基一齊逃到鼓浪嶼去了。常德盛部此時已佔領邵武，聽了這個消息，一面又探報黃大偉已領兵到泰寧，將繞攻後路，便不戰而退。竟連杉關也完全放棄。許濟即跟蹤前進，收復了杉關。吳佩孚聽說援閩各軍屢敗十分震怒，又令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為援閩總司令，移兵入閩。一面又令駐紮江西的周蔭人為總指揮。周蔭人奉令便帶領一混成旅軍隊，開入邵武。孫傳芳也連兵由武穴入贛，轉入福建，準備斷殺。不料孫傳芳軍隊到得福建時，許崇智已由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總司令，拔隊回粵。王永泉本已與許崇智不和，當時便聯絡鎮江劉冠雄等，電致中央，聲明擁護孫傳芳得了這報告，也電呈中央和曹吳請示。吳佩孚知道他的意思，當即電請中央下令道：

迭據薩鎮冰劉冠雄電呈及威致平王永泉一再來電，詳述前此不得已之情形，及擁護中央之赤忱，所有前此討逆軍總副司令名義，應即撤銷，其接閩軍隊，着即停止進行。所有閩境主客各軍善後事宜，即責成薩鎮冰劉冠雄孫傳芳妥為協商辦理。總期彼此相安，毋再發生枝節，以重民生。此令。

除這一個命令以外，還有三道明令，同日頒布。一道是令李厚基來京，另候任用。一道是裁撤福建督軍缺，一道是取消王永泉的通緝。比及孫傳芳的軍隊到了福州，北京政府又下了一大批命令，一是特派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一是特派楊希閔幫辦廣東軍務善後事宜，一是任命林虎為潮梅護軍使，兼任粵軍總指揮，一是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陸軍第一師師長，一是任命鍾景棠為廣東陸軍第二師師長，一是任命黃業興為廣東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一是任命王定華為廣東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一是任命溫樹德為駐粵海軍艦隊司令，一是特派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善後事宜，一是特派王永泉幫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任命威致平為漳廈護軍使。孫傳芳等得了這命令，便通電就職。福建的事情，總算告了一個段落，暫且按下不提。

再說許崇智部不會回到廣東之前，廣州各軍，共同設立了一個海陸軍警聯合維持治安辦事處，推魏邦平為主任，不料在海珠會議席上，朱培德因魏邦平前此曾經附和過陳炯明，言語之間，彼此發生衝突起來。滇桂軍恐怕他反動，索性將他扣留，一面將他所部陸軍第三師繳械遣散，以前附和過陳炯明的粵軍和劉震寰的部隊，都離開廣州去了。沈鴻英把自己的部隊，也開到廣州城外，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回粵，主持善後，一面又電促許崇智急速回粵。許崇智率隊到了大埔，不知怎樣，和洪兆麟的軍隊，又發生衝突起來。洪兆麟不願和許氏發生戰禍，至危及自己的地位，傳令部下退讓。許崇智因此得通過饒平，到達潮州。這時尹驥的部隊，駐紮汕頭，正想派隊堵截，忽又聽說商會已接到許崇智的電報，勒令供餉二十萬，不覺大怒，立刻派兵向許崇智進攻。因此許崇智軍不能直接回到廣州。正是：

分解

先生回粵主政，不但西南人民，喁喁望治，即全國人心，亦深盼北伐早成，以遷來蘇之願。不圖陳氏叛命，事業爲之停頓，孫先生亦不得已蒙塵離粵，暫避凶鋒。數月之間，內亂復起，各派紛爭，甚且蔓延桂閩湘贛，將既快離幟合，各派亦忽戰忽和，而究其離合和戰之故，雖個中人且不能自解，遑論其他。要之害民傷財，折兵損爲，不可掩之事實，誰爲禍首，貽此鞠凶，誠不能不深恨陳逆之狼子野心，禍延各地也。